



公親林叔書

自

參
81.2
925
4

國民公報叢書之一

智囊

龍齋署



智囊 卷肆

辛未年
王銘志

藥性

▲沙參與人參

沙參宜於沙地，故名沙參，人參專補脾胃元氣，因而益肺與腎，內傷元氣者宜之，沙參專補肺氣，因而益脾與腎，金受火耗者宜之，一補開而生陰，一補陰而制陽，

▲燈心草

燈心草一名虎鬚草，一名碧玉草，蜀人多種之，取薹為燈炷，以其草結蔴，有生草熟草之分，入藥者用牛草，能瀉肺，降心火，止血通水，燒灰，治急喉痺，乳上，小兒，止夜啼。

▲天燈
夏秋夜宴，蚊蛾撲燈，最為可厭，置天燈三數寸於燈盤，則遠去，

▲福盆子蔓菁

福盆眼有蟲，取福盆子蔓菁，咀嚼留汁，入筒中，覆以阜紗覆膜，滴汁漬弦上，轉瞬之間，蟲從紗上出，治人老杏臉，此方專與堅志。

窗客畫語錄

(四) 碩槐

或問余曰：一畫之美惡在繪墨而在題材，夫山石林木無古裝時裝之別，而衣服器用則亦不應有古裝時裝之別也，然而中國畫中無輪船汽車西裝洋房，而皆拘泥於綸巾道袍簪笄茅履者何哉，豈中國畫家皆自古代畫譜臨摹習慣，而不能作汽車洋房輪船西裝者乎？余曰不然，夫中國畫之價值為西洋人所重視者，以其清幽靜雅故也，昔人論山水曰：「於幽處使可居平處使可行」一須留之頓法最靈，有隱然欲上之宜。

其所含美性純以清逸為主旨也，荷去清逸則
直與西洋油漆同工，何重於中國畫哉，欲求清
逸自當於選取題材之際，慎重採取，始先有清
，故古人千枝萬葉，只取一幹，千巖萬壑，只
取一石，其選擇題材之嚴格如此，故或以江天
瀟灑，或以蕭寺寒村，或以深林大壑，或以平
澗無風，是皆不離清逸之方，選材，未有以囉
市塵囂，驅場戰鬪為題材者也，夫中畫之最忌
者莫如市氣俗氣，故須于補景人物亦不可犯，
當與山水路絕，同樣有清逸之氣，乃不能成人
以畫寫家貴之氣而入於市氣俗氣也，芥子園畫
傳曰：「山水中人物，須清如鶴，瘦如仙，不可
帶半點市井氣」又畫源曰：「凡山水間人物點
綴者多直靜野樸之風，冠裳簡古，氣象生動」
今或飾以圖裝豈能如鶴如仙直靜野樸乎，夫
汽車洋房，圖裝輪船必於市井中始克見之，而
深山大壑絕無此種俗物也，若繪出市井豪華
顯貴族之象，雖有顧陸之筆亦不能使之清逸也
，余謂如以汽車洋房置諸中國畫上，是不啻於
竹林七賢中加一董卓於座，無不掩口胡盧，令
以雲鬢高髻，羅襪弓鞋之美人而着之以跳舞衣
，高跟鞋，可乎

冤民最語(五) 不偷生

面况田須贖時，路亦納捐，買路而行，其易難
已，冤哉吾民，孰料及此，雖然此特衣食住行
之正供，皆為操高生活程度者之所賜也，以言
乎冤，民之所同，非尸之所獨也，尚不得期為
奇冤之民，若而以冤民為事，則列如左，
或以子價後秀，辱罵其門，食宿之費，書錄之
費，在在印給於父兄，一旦學有進步，誤入歧
途，謀非孝者，革命起時，請共進者，服
行志於社會，或其父兄者，非特孝教失傳，於
東弗能，而連帶禍延，不為人說，此竭力以供
子弟之學業，則因學業而始父兄之責累也，冤
乎不冤，或以男女年長，宜有室家，行聘納采
之費，作嫁陪奩之費，無一不勞費長之預計，
實了而平之，則謂之謂之謂之，乃男女戀愛，
實行自由，結婚離婚，聽其處置，尊卑稍加干
涉，卑始斥其越權，是所生之罪也，怨也，怨也，
此輩心以營子女之婚姻，轉使婚姻而失會長
之倚賴也，冤乎不冤，更有以暗中積蓄，不討
銀居，老夫少妻，拚成怨偶，動輒下堂求去，

藥性

澄波

▲茯苓

茯苓，中有赤筋脈，若不去而服之，不利
人目，或致，腫子小，不可不知也，見東坡雜
記，

▲黃香

黃香，以山西沁州綿上者為佳，故曰棉黃
香，緊實如箭者良，故曰箭黃香，香者良也，
色黃為百藥之長也，修作莖，或作香均非今多
以首指根偽為之，蓋隨西者溫，產白水者補

▲金櫻子

金櫻子，一名山石榴，一名刺梨子，今貴
州山中甚多，土人以之釀酒，見本草綱目，

▲青箱子

青箱子，一名草決明，一名雞冠莢，又有
馬蹄決明，茫茫決明，能治頭風，明目，有決
明處，蛇不敢入，

醒世千家詩簡篇序

澄波

自有天地以來，生人生萬物，一仁而已，
其所以釀成殺劫者，人實負天，天豈負人，古
人詩歌勸善，具有苦心，不得已也，劉子政云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一家之感應如是，一國
之感應如是，自古及今，何嘗差錯分毫哉，門
人李澄波刻前人所善詩作，而以拙作附後，喜
而從之，雖學步古人之後，實返還天地之初，
李義山詩云，願書萬本誦真經，樂善諸公，推
而廣之，不止此矣，

粵生消夏錄

蔣惠普

折字之說，作俑者宋曹徵考，不敢有斥，
迷信者為非，而江湖術士之藉以糊口者，均以
能自圓其說者為無上之品，若徒打口風，則不
足取也，曾記前清光緒中事，吾鄉李文源姻丈
以河工分缺先花樣之府經歷，需次甚巨，適值

嘉定府經歷唐傑，應李補授，同時又開一鄭工捐例，復有人以開等花樣奉川東到者，因向吳運寬折字，拈得一催字，問之，吳問因何事，李遽直言之，吳曰，此缺眼前決不能補，李問何故，吳曰，催字拆散爲一人字，一山字，一佳字，試問佳人上山，鞋尖脚下，眼前何能走得，此所以決定斷爲眼前不能補也，李問以後所補之缺，東南西北，當在何方，又在何時，吳曰，終久仍補此缺，當在二十二年，李問何故，吳曰，男子志向不堅，往往畏難，即改趁易轍，婦人女子則不然，志向堅定，從一而終，意欲上山，非達目的不止，故敢斷定將來必仍補此缺也，至催字下爲兩土字，明明是十一十四字，今年十一年已過，重而疊之，故敢指爲二十二年也，付實而退，李遂請假回家，直至光緒二十二年，此缺重出，李始獲補到任，數年病卒于任云，

冤民聚語(六) 不偷生

否則終日勃谿，幸而人財兩空，播逃者名爲放，不幸死於謀害，亂倫者謂之聚應，淫奔自召於家門，匪階實生於肘腋，是爲積財求匹，年力相差者之自貽伊戚也，冤難出口，其冤更深矣，又有以私下接濟，提挈友朋，寄子托妻，資其事者，一旦乾餼罄盡，怨聲盈耳，反臉成仇，遺諸生事，夫則下井投石，妻則借刀殺人，當時如頭之喪，轉致滅門之禍，往日盟心之侶，難抒毀室之憂，吁嗟乎，輕財切忍乎，善交，仗義每易於取戾，是爲偏愛損友，金盡事破者之神靈靡賴也，冤無無告，其冤才其美，雖然此特本身兒女之累，友朋之害，蓋所謂天譴難移之所界也，以言乎冤或不盡然，

藥性 澄波

二朮 古方二朮通用，後人始有蒼白之分，二朮主治，大略相同，除濕，解鬱，發汗，驅邪，蒼朮爲要，補中焦，益胎元，健脾胃，消濕痰，白朮爲良，

二活 羌活，獨活，一類而二種，本經云，紫色而節者羌活，黃色而作塊者獨活，李時珍曰，中國者獨活，西羌者羌活，

當歸 當歸又名文無，能便血氣各有所歸，當歸之名，或取諸此，其用法，治上當用頭，治中當用身，治下當用尾，通治則全用，

庭，小入鑽毫，大滿乾坤，躬行君子，先實後名，仁德忠信，聖賢精神，

言釋(五言詩) 兼更 佛法說慈悲，慈悲在何處，實事而實心，隨時思濟渡，一念天下知，一舉天下著，這纔是英雄，遍種菩提樹，牟尼一串珠，願願如甘露，清風三素城，明月西照，私念既消除，慈光自流布，真空原不空，休被空言誤，

言通(四言詩) 兼更 道法自然，老子所說，大道有真，最忌造作，自是一心，百過盡出，清夜自思，慎慎幽獨，資財日厚，性根日薄，觀七法臺，沈七地獄，天眼高張，豈能逃脫，天地仁心，神仙真閱，實力隨行，其中有物，光陰無多，何不早覺，

窗客語錄 (五) 碩槐

古人讀書有兩字訣曰「活」曰「脫」，然此兩

言備(四言詩) 兼更 孔子之道，熟透人情，好惡同心，推己及人，持之終身，恕字可行，遠之靈通，近之家

字不加解釋者，雖難細悟，余謂活者生動也，即用筆用墨用色，狀形須處處生動，即見之如畫也，脫者脫離紙絹也，畫山則見山，畫樹則見樹，而空白之處或為水，或為天，俱應象形而狀，苟只見紙絹而不見山石江天，不見筆墨，即非脫畫，以具解之，知者以爲然否？

俗語折浪遠淡，此殊不然，余每登高見遠山有濃於近者，蓋日光未調處故積陰處濃於近耳，常見畫士標作前山雨乍晴圖，淡遠處雲煙墨重，小樹淡甚，漸淡以至於無，微露樹影約略可辨，而前山爽以焦墨抹寫數筆，則見其有風雲籠蓋，雨方初止之態，是知近濃遠淡之說，不可爲常法也。

西洋畫重陰影而中國畫則無，非中國人之不能，是不爲也，中國畫最重經濟筆墨，故寫遠山只一二筆，筆情墨趣如金，蓋思愈既惜墨而更惜水，是知古人之於境界象墨，簡之又簡，不難安多一筆，況陰影哉，苟加陰影則於筆

墨既不經濟，而反有失於畫似神之旨矣，

我的人生觀！

我只能聽快樂的歌聲；
不敢聽悲哀的曲調；
因爲我的心早已碎了，
從未解顏一笑。

茗

空歡喜

郵差喊收信，
情人寫來罷！
心兒快樂得跳躍。
拆開信來看，
——竟欠，請明日也擲下！不然，派武裝走取！
請聽這幾句，
心兒冷得如冰淇淋！

茗

念劬堂筆記

詩之成人

澄波

溫柔敦厚爲詩教，其言婉而多諷，庶幾感動於不覺，昔人咏木炭，有一聯爲「當半黑時猶有骨，到全紅處便成灰」，此二語以小喻大，真是當頭棒喝，細玩其意，令人猛省，則持盈保泰之念，不禁油然而生，邵康節有句云「一官兩飲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炭之全紅，酒花之盛開也，炭全紅則成灰，花盛開勢將謝，吾於此數句，每三復思之，

書懷

六言詩

豫兒

樂天知命奚疑，布衣蔬食足矣，夜眠枕畔無聲，破曉窻前獨起，春風好鳥親人，晴色梅花送喜，行從亂石堆中，高臥綠雲窩裏，寸心自有義皇，誰識此中人語，

煙館銘

茗

（仿陋室銘）
煙不在好，有油則明！槍不在美，通氣則靈！斯是煙館，惟吾留情，兩土是好友，飽槍當佳人，談笑皆釋者；往來盡烟魂，可以遣愁，驅病神，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借原文兩句。」提督大可憐；將軍枕霞亭，子虛曰：待其所哉！

和茗癡煙館銘

保和戲作

（仍仿陋室銘）
屋不在高，有煙則名；人不在親，有錢則靈，斯是烟館，吹氣成雲，安心入墨籍，邀爾臉皆青，臥下渾忘已，呼朋便吊了，可以彈月琴，唱脾經，無師保之音責，無事務之勞形，春熙卡耳登，鼓樓芙蓉亭，堂信云，到處都有

窗客語錄

（六）碩槐

郭熙林泉高致集云「山無煙雲如春無花草」一足知中國畫絕不可少煙雲也，今畫人多爲早晚之景而絕少午景，豈以早晚易形而午景難狀

耶，抑以早晚有燭而午景無烟耶，余謂苟能以
青天無雲，炊烟虬出，日光滿階，午窗人倦，
點綴之，未始不可狀也，不可無煙雲也，常作
一橫披，而以藤黃合朱混合染凸處，頗似日光
正中照耀之象，是午景亦可畫也。

所謂理由

若燮

我身所寒冷，
我不加衣裳，
反說雨太暴張，
風太猖狂！

兩難

若燮

怕人說不潔，
所以穿一身白，
人又說我顯潔亮，
怎辦呢？

冤民叢語(七) 不偷生
甚至有受直接間接之冤氣，或似明非暗之

冤家，似六月飛霜之冤猶顯，終於呼無門，
類三年不雨之冤不殊，竟至埋沒終古，冤孽而
已，夫如何言，現有積冤難伸，負冤莫訴者，
其他姑不具論，吾民亦不敢言，就此人造米荒
一事，豈非盡人皆知其冤乎，夫米為九穀之一
種，吾民終年稼穡之勞，所獲誠不為少，既不
滯旱，又不偏災，米豈飛入東洋，米豈運到西
域，米何由荒，雖下愚亦知其故也，然明知其
故而無所設施，吾民為復何望哉，但此製造米
荒之輩，已不啻剝民之脂膏，吸民之精髓，散
民之骨肉，傾民之室家，而使之冤沉海底也，
冤鬼有靈，能不冤冤相報乎，安偶有心人離萬
千遍解冤，印萬千部洗冤錄，超度一切冤民
俾恆河沙數之冤魂，投生極樂世界，毋再使冤
民聚語，豈不大快，然而野史青史，擾攘紅塵
界，又焉能一了其稍冤哉，雖念前途，不寒
而慄，泚筆記此，淚落聲嘶，而卒無法以謀冤
民之善後，僅能代表冤民之叢語也悲夫，
七月二十七日撰投

殺報詠史

豫夏

為狗殺轉形，人哉死太子，諸臣魂未歸，
巫蠱禍又起，離魂逐惡靈，子死於外矣，太宗
弒厥兄，武氏禍自取，幾至覆唐宗，乖戾良有
以，其應如撞鐘，其合如印紙，忍念起寸心，
惡因生決皆，皇天本無親，不昧循環理，殺八
殺一身，今古說諸神。

曉
曉
曉

紹志

○ 夕陽西下，
○ 收盡晴中歸家，
○ 短笛隨口吹，
○ 其聲幽雅！
○ 無語了柴門，
○ 青犬之聲嗚嗚！
○ 勞道在枯木，老樹，
○ 碧草，紅花。

客窗畫語錄 (七) 碩桃

曉景與晚景各有分別，若只以紅日下山狀
之，則混合無別矣，曉景暈迷霧重，一目只可
半里，故近樹近行均可分辨，稍遠即為模糊
離不可見矣，而樹林枝幹須作下墮含露之狀，
山石則濕潤如滴則似曉景多，每見題為曉景圖
一覽百千里之勢，此於造化之理，向未深研也
樹法用筆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畫觀畫
之形態而隨之，不可拘泥一家之說，然時感畫
紙於案，由左至右以徒使於用腕，豈知有力與
否不在上下左右而在腕，橫紙於案尚可相通幅

之遠近疏密者乎，常見畫竹者有此惡習，然早已自絕於大雅之門，尙可論其價值哉。

念劬堂筆記

澄波

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此二句之意思，余向日以讀古人書，與之俱化解之，以爲古人已往，即鬼神也，蓋讀石樵笠屐筆記，以爲非外來之鬼神，即吾身五臟六腑自有之鬼神也，臟腑之氣，有陰有陽，陰者鬼，陽者神，臟腑之性，有善有惡，善者鬼，善者神也，欲爲善，則鬼之惡者，亦爲神所攝束而善矣，欲爲惡，則神之善者，亦爲鬼所蒙蔽而惡矣，善與惡不並立，鬼與神，交相伺，是在思之者何如耳。

學生成績

白雲變蒼狗說

女生胡琳頤

雲，雖有無無，忽聚忽散，忽留忽逝，其

有也，不知何事其無也，不知何往，其聚也，孰聯合之，其散也，孰解之，其留也，若有所留，其逝也，若有所逝，其有也，胡以蒼色而忽變爲白耶，若紅若紫又其色之善變也，然雲又無定色，其顯形也，吾以爲狗，而忽變爲馬矣，吾以爲山，而忽變爲水矣，其亦亦鳥，其亦亦牛，其亦亦羊，其亦亦石，其亦亦人，又隨人之認定其形，而雲又無定形也，苗之精也，雲能作雨以膏之，故我蒸民，雲實之也，日之明也，星月之華，其顯也，雲能作障以蔽之，天昏地暗，雲實之也，嗚呼，凡吾目之所遇，無不其變且幻者，孰有過於雲之靈物哉，然而人之涉世，變化其速，又百倍於雲也，社會國家亦然，其間以人事之興廢，其亦複雜，瞬息萬變，最足驚心，故杜甫詩云，天上浮雲似白衣，須臾忽變爲蒼狗，天上之變遷如是，而地下之滄海桑田，人間之興衰時敗，富貴貧賤，亦莫不如是也，是蓋變者也，今天地間之不變者而觀之，物與我皆無常哉矣。

念劬堂筆記

澄波

金聖歎與其子斷牛

書，即聖歎云離騷莊子史記杜詩水滸西廂六種是也，繼之史事，聖歎本不姓金，確是東林黨人張采，字受先名大躁，捕拿甚急，因改姓名爲金明，字聖歎，對山墨錄，載之甚詳，聖歎江蘇吳縣人，初應試，以文怪詭被黜，乃改名人瑞，獲第一名，爲諸生，明社既屋，聖歎不以瀟灑爲然，多有詩文讀之，順治哀詔至蘇，高閣撫堂之賦，斬決十八人，聖歎在焉，十八人爲倪用賓，沈明，顧偉業，張韓，李獻琪，丁嗣生，朱時若，朱重培，周江，姚剛，徐玠，葉洪薛爾，丁子偉，金人瑞，王仲儒，唐堯治，馮邵，金在賦，付書於妻曰，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臨刑遺子書曰，露花生置之袖中，糜食之，其香，聖歎子名斷牛，初生時見仙所

命也，妻于流寓古塔，偶於配所得斷碑，存一牛字，蓋亦有定數歟。

戒淫

豫叟

聖歎歎淫昏，紛紛人失足，雖悔不可追，先貴防其慾，飛蛾撲燭燈，命共燈花露，堪笑貪淫人，微物同煎灼，杯酒席前歡，雙淚床頭哭，聰明竟何歸，塚中葬枯骨，親聽與言，邪緣從此入，非難戒必嚴，學顏思四勿，離國病中身，如何不早覺，人生樂事多，毋使死期速。

燈！

君侯

燈！
我寫字時將你點燃；
我不寫了將你吹滅。

我想之種種：

專謙室主

我想人心之不同，誠各如其面！但面有同者，而心絕無同者。

久。我想見利忘義的人，所得之利，必不能持久。

我想祇要己心問得過，不管他人毀譽。

我想積儲留之子孫，不如積德留之子孫！

我想想賭博搖擲五個字，少有一字不犯者

我想吐書字者，其本心未必願意媚人，因有所求而然也。

我想心虛的人，最怕旁人說他心虛的事，此所謂「麻伯說麻；瞎伯說瞎」是也。

廿四史作者優劣論

不偷生

若稽古史官，自黃帝 厥後 歷代 所引 與訓 誥誦，孟子所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史也。祖龍焚書坑儒，秦亡史滅，後世搜羅朝野，著述益繁，終史者不盡由史官，如史記漢書，新五代史，胥私家著作，漢東觀，始有史局，魏晉後修史者，別稱著作郎，秘書郎，明以後設翰林館，故翰林亦稱太史，而任播崔潯為史學祭酒，徐陵領著作，

引為史佐，於是史學之官有正副焉，史更名部，目錄家分書為經史子集四部，凡紀事之書，如正史，編年史，紀事本末，別史，雜史，傳記，以及地理時令，職官政書等，皆屬部，亦曰乙部，此外者，悉稱官野史也，考古之士，不得引為依據，而野史之界限甚嚴，正史體例，編年始於左傳，紀傳始於史記，野史則劄論也，若言史筆，則無分正野，均係注重龍門，能於作史者之人品，遙遙千古，惟推董狐之直筆，史魚之直言而已，何其才難之若是哉，自夫漢司馬遷撰史記一百三十卷，後漢班固撰漢書一百二十卷，宋范曄撰後漢書一百二十卷，晉陳壽撰三國志六十五卷，唐房玄齡撰晉書一百三十卷，梁沈約撰宋書一百卷，梁蕭子顯撰南齊書五十九卷，唐姚思廉撰梁書五十六卷，又撰陳書三十六卷，北齊魏收撰後魏書一百二十四卷，唐李百藥撰北齊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撰周書五十卷，唐魏徵撰隋書八十五卷，唐李延壽撰南史八十卷，又撰北史一百卷，

和紹志的晚眺

院齋

晚眺這首新詩，是我胡亂編起的，承院齋先生青睞，於病中奉信誇獎并賜和，真使小子感慚交并。先生和我的新詩，雖然是初作，造句極其老練，由詞章脫化出來的，自是不同。 紹志附識。

年少的作家，難得是詩中有畫。

信手拈來，何其瀟灑！

似舊的詞曲；

似新的白話，

其中有風韻，格調，

詞華，開架。

有學力的陶淑，和性靈的美化，

莊呀！讚呀！

生面別開，

免一切的牽挂。

其人可怕；

是將來的詞霸。

我信聰明有自來，

綺情懷不似那！

○院齋先生答院齋

○院齋先生答院齋

茗齋

什麼叫新詩？

不過是胡謔的白話。

先生獎譽，

感慚交加！

我不能填詞；

又不能作畫，

畫家！詞霸，

這希望祇有作罷！

○ 若是不作罷？
○ 我到有一法：
○ 學畫於不偷生；
○ 學詞於閣下。
○ 一個畫學生，
○ 肯不肯收呀！
○ 肯，

實見畫扇于一柄起碼。

戒殺放生歌

康更

我今心胆寒，持有一枝筆，敬告天下人，人絕非天絕，紛華十萬家，腥風滿筵席，長空却火飛，厨下殘膏滴，座客口流涎，庖人指汗血，顧念貴情形，也須心但憐，畏死與貪生，人物何分別，天地本好生，人心造殺劫，如此動殺機，殺機安能歇，孽海方寸間，日累而月積，過去味難留，將來禍不測，河聲血水紅，殺氣秋天白，桑桑徧芳郊，荒墳照寒月，奢靡竟何在，古今同太息，從此變和風，共奮回天力，和氣致祥多，乖戾自然滅，天也含氣氳，人心通太極，

廿四史作者優劣論(二) 不偷生

晉劉昫撰舊唐書二百卷，宋歐陽修撰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又撰新五代史七十五卷，宋薛居正撰舊五代史一百五十二卷，元托克托撰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又撰遼史一百一十六卷，又撰金史一百三十五卷，明宋濂撰元史二百一十卷，清張廷玉撰明史三百三十六卷，其他如劉知幾撰史通二十卷，論史法極嚴，自唐以來，史家皆奉為規律，惟歷朝史官，受司掌故，而知書著述之意，惟以褒貶實宗，論事皆視為枝贅，殊乖故法，其議論亦多偏駁之處，疑古感今兩篇，尤為學者所詬病，清浦起龍因有史通通釋之作，極為詳贍，紀昀復有史通劄記之圖，頗得體要，宋藝文志有史鈔一門，其後書目皆因之自為義例，而於諸史內摘錄其所需要者，幾專鈔一史，或雜鈔各史，實謂之為史鈔，迨後明朱用錫撰史糾六卷，改訂諸史書法之謬，及其事跡抵牾，上起三國志，下迄元史，其言皆從鈔稽古史而來，非裨販之比，

我想之種種

畢謙室主

○ 我想你向他進一句忠告，他老大大高興；
○ 若是向他灌一瓢米湯(即吐壽字)，他反喜歡了不得，此所謂：「忠言逆耳，諛言順心。」

○ 我想一個人很有錢而又很有勢，別人雖不稱贊一聲富貴健全！不久間會意想不到的死了！富貴麼！使我覺悟。

○ 我想世間悲苦的事，「游子思親，閨婦望夫。」一要佔一部份。

○ 我想你若沒有衣穿，有飯吃，有錢用，人皆稱曰：「少爺」，捧之不暇；你若無衣穿，無飯吃，無錢用，人皆稱曰：「造孽」，棄之不顧。

○ 我想嗓子叫聲情好，感情厚，其實多是金

錢的作用！

○ 我想以伶人比百靈鳥，最恰當不過，終日舞台歌唱，籠中鳴叫，固是供他人娛樂！

對蝴蝶說的幾句話

染房

○ 染房君這篇作品，有兩層的高意，讀者諸君，請善自體會。 編者識。

○ 我在竹椅上輪著扇涼，忽然地飛來一隻蝴蝶，美麗的颜色；活潑的身段，真是好看呀！因之惹動了我的感觸，就對牠說道：「蝴蝶！為什麼顏色長得這樣鮮豔，你的顏色好，你就死得早！因為別人愛你，就要害你，拿你去做模兒，你就從此犧牲了！我希望你高飛遠逝，切不可與人親近！唉！天下有作模兒資格的人們，大半同是一樣的危險，他不知道避死，還極力去裝飾。蝴蝶！我不但為你憂愁；而且替

掩覆例。

染房君：來信悉，尊論之種種極是，小子已作爲座右銘矣。勸小子的話，句句金玉，更爲感荷，自當遵守。 若輝附啓。

種花歌

豫夏

人生苦尋煩惱，貪念何時罷了，花因清淡香幾好，人生無多憤怒，真氣如何能固，花根動搖先壞樹，人生雖無缺陷，豈能書如我願，階下舊花休驚戀，人生須信因果，樂善養心由我，花開結子都成顯，

月亮

紹志

世界上算你最公平，天然的燈光，從未獨照那家門。

廿四史作者優劣論(三) 不偷生

雖不足頌頌正史，亦大異夫紕繆之野史，良爲史學之導師也。此外從事史學之編輯者，獨清之在輝祖，彙二十四史所載諸人姓名，皆分編錄，詳著卷葉，名其書曰史姓類編，凡六十四卷，洵足爲讀史之助，又張之洞督粵時，命廣雅書局編輯清儒考證乙部之書，凡翔實有裨正史者悉爲收入，命其名曰史學叢書，共八十六種，洋洋乎，大哉史乎，縱橫九萬里，上下五千年，集古人之學養功業，用舍行藏，而成于前後漢晉六朝唐宋元明清十一朝十九人之手，其才識聰明書隨之而傳於不朽，能則此十九人者，其一言一行，當無缺憾，而克使人崇拜儀型，無可擬議者矣，問書讀史而不能無疑焉，按司馬子長，年十歲即讀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齊魯之邦，過梁楚以歸，仕爲郎中，奉使巴蜀還爲太史令，

養心歌

豫夏

世人養身先養心，世間萬事由心生，心根盤結如樹根，那有根壞枝葉榮，善氣暗中消淫異，惡人必無好兒孫，古往今來見多少，請君一一細思尋，

說大人賦

以勿視其巍巍然爲韻 華陽林少甫

將欲展經綸，垂輔職，則必氣宜豪，威不屈，仁義明，富強拂，十原有飲有食，君貴如輪如帟，才異三千食客，自覺昂昂，道驚六七強辯，休稱警警，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卑高何判兩途，左史書之，右史書之，議論不離四勿一有大人者，大造堂階，大乘車軌，大履常居，大權任使，大富輝赫之家，大堅素竹之壘，城是爭，地是奪，大肆鯨吞，舞有節，歌有臺，張大燕喜，大其聲色，任土地而闢草萊，大厥威儀，正衣冠而尊瞻視，則有侯門訪友，鬼谷從師，彈懸腰之劍，引刺股之錐，兵法傳於孫武，相位妻夫威儀，偶聽樂臺，閉黃金而色喜，不辭蹠履，見白璧以延塗，頻他簡練搗

摩，可無不可，使我顯榮利達，其然世其不然，此皆說大人者也，必也，傲軒冕，守布衣，裝吾爾大，略彼輕肥，管晏不屈，卑高無論，桓文何足道，稍有餘威，約我以禮，連我以橫，衆游人胡爲淺陋，居吾之仁，由吾之義，士君子何尊崔魏，於是說無逆理，說善迎福，說求求是，說豈徇非，或以性善爲說兮，我除祀禍，或以聖清爲說兮，歌頌厥德，爲大人圖強，說唐虞之封建，因大人說富，說禹稷之滿稱帝，烏知落海流說，迄今湖遊人好戰圖，仰孟子之高賢，壯行本夫幼學，待後不忘守先，火熱水深，五百年期運掌，崇王黜霸，十六字會紹仔肩，選趙中節之任，權傾朝相，試觀自齊返魯，道抱會謂，無非挽末俗澆漓，試觀城之莞爾，正以展生平抱負，與沂水於喟然，

立望中原。對門山起凌雲勢。結廬依北郭。隔江時淡讀書聲。

所謂算命如神

若疑

「香酒泉司今香成嘉祥中高北門外賃屋而居，臨事不語，雲山及官，讀書相近當時師古理，一聯賀之其聯頗佳自然而又推切備詳如左，」

一個算命先生，
招牌是：「算命如神」。
算人明年該死，
明年人却生存，
問他算法如何不靈？
他答道：「你積得有陰功，
閻君所以不追魂。」
又問他陰功如何算不明？
他即發怒說：「我的算法不好，
你可以照那他人！」

答旋齋並寄偶然

不偷生

旋齋同志偉鑒，日本公報披露大作，如長
歌贈贈道，對不佞之業車，借題於還是來不得
，及東問時學經過，三作體例雖殊，其性情流
露，肝胆照人，則一也，少陵所謂昨枉霞上作
，盛論巖中趣，又云來書語絕妙，遠寄蒼深眷
，追古思今，宛然如昨，纏綿悱惻，異世同情

，豈爾張說所吟，答之縷毛論，繼以瑤華香尤
令人三復其唯有報恩字，刻意長不滅之句，杜
張二公，於友朋感概之間，如出一轍者，何耶
，蓋性情同，肝胆真，而氣韻因之胸臆，吐
因之風雅，其功業境遇，雖所處不同。而於道
德文章，在唐遠名據一席，固不獨以名家也
，杜則以一野老，自稱布衣，草履芒鞋，心存
君國，而身許後，然而拾遺無補，工部以窮，
其志豈僅在詩史也哉，張則以校書郎，封燕
國公，實冊鴻文，與蘇頌並稱爲大手筆，然而
既謫岳州，詩益悽婉，其人猶備是燕公已也，
以此觀之，學行其本，功業其末，性情其本，
詩文其末，苟舍本而逐末，猶愛友者，以面諛
逢惡是尚，以藥石忠言爲非也，豈不謬哉，不
佞因感旋齋同志卓識之暢論，談時之深心，不
禁有慨於古人之亮節高風，竟有合乎旋齋偶然
之期許，抑何幸耶，雖然不能無愧於比擬之不
倫，與旋齋自處之過謙也，但既辱承下同，敢
不自近及遠，由少至老，而傾倒以出之，

題 畫

紹志

遠山綠；
近山黃；
樹下小亭好納涼；
一葉扁舟繫石傍；
釣得鱸魚沽美酒，
醉又何妨？

斷腸人當此，
怎不傷情？
怎不嗚咽？

天將晚了

紹志

一輪落日，
還光返照岸上；
映紅了幾株柳樹；
映紅了幾椽山莊。
○ ○ ○ ○ ○
樹上雀兒撲的一塵飛去，
驚醒了鰲釣的魚人！
始知道天已將晚，
懶洋洋地起立！前行。
○ ○ ○ ○ ○
陣陣的笛聲，
風送字字分明：
「兒童呀！不要玩罷！」

月黃昏

茗癡

樹迷濛，
月黃昏，
遠寺鐘聲；
高樓笛音，
如怨如訴；
如哭如吞，
臥犬皆眠靜；
宿鳥也心驚！

你的母親還在僑門。

戒淫

陳更

子弟保身命，第一戒邪淫。一念到人鬼，
，關頭爭死生，邪書與邪言，浸入肺腑深，能
使精血枯，慾火必焚身，切莫言交接，邪人易
相親，愛我子弟者，害我子弟人，父兄不知覺
，而謂重朋情，病危不可治，方知害己深，防
淫如防水，堤壩水必傾，格言隨時講，禮法隨
處明，必志久圖定，如石築堤根，子弟心易
放，父兄責非輕，可惜金台客，可惜玉堂人，
茫茫沈孽海，何處即歸魂，莫待死時悔，常留
父母心，

答旋齋並寄偶然

(三)

不偷生

夫學問之事，與嗜好同，有嗜魚與熊掌羊菜而
爭者，即有嗜痴與嗜高蒲菱瓜而美者，嗜好不
能強同，學問自然各異，曠是孔子說六藝以教



上國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 曆法研究會書

陳惺吾投稿

敬啓者，近閱報載 貴會在

教育部開成立大會，研究歷法，并
通告國內各省市府，徵求人民團
體，有諳曆法者，許其條陳，以備
採擇，等語，惺吾樁味，年老龍鍾
，本不敢妄參末議，但實事求是，
似宜斟酌古今，參合中外，方於事
實上，習慣上，免致滯礙難行，竊
謂歷法一端，歐西注重功利，回歸

人，立四科講學，分途進，各有專長，至大
至微，絕無止境，故終其身有學之可求，而所
到處皆為當問之事也，試觀李詩，詩有別屬，
所以得江山助者多天籟，窮境遇者工人類，
為學成時言也，詩發性情，所以習神抑鬱者宜
廟堂，奉元白者宜社會，此為力學時言也，
詩關體質，所以詩幼慧者好推敲，國體
者艱吟詠，此為初學時言也，不俟初學時，
即喜五言，無論漢魏亦朝唐宋明清之人，及樂
府歌行排律近體之時，輒手鈔而口誦，如是十
年，積快盈尺，復進而講求七言，亦如是法，
忽忽三十餘年矣，一旦作詩，不期然而時地自
開，詩思自新，詩律自細，詩病自盡，而時之
作始多於蟬集矣，有時吾斯之未能信，更舉
代詩學派流，窮源竟委，一一而分割其脈絡，
疏別其瑕疵，顛倒轉移，求其是處，於是乎始
恍然於古音古節，渾樸鬱茂者，非左鮑王謝，
陸劉曹嵇，潘阮范陶，任顧沈江之屬，不能盡
其興觀羣怨之旨，

年法，計算整齊簡捷，本應遵行，
但數年以來，除通都大邑尚知遵照
外，其餘市鎮，仍舊習慣，佳節思
親，結習難忘，且如一四七二五
八三六九之集合場期，各地支配，
不知起自何年，相安相樂，億兆同
心，至今尙有熙熙氣象，一旦奉令
嚴禁，率爾改更，竟至罷市停業，
徒使地方人民秩序紊亂，而卒難改
革，各處事實具在，無可諱言，最
近歐西又有十二月為一年之創議，
其用意所在，亦不外功利二字起見
，訪之我國民情，多不謂然，蓋緣
中國國粹，夏歷深入人心，自秦漢
而後，歷代相沿，未嘗更改，君民

上下，無不知夏曆曆法，純從天地之生成變化，順其自然，以調和人事，本天地之心以為心，即本天地之時以為時，意旨在精神不在功利也，夏曆西曆異同之點，各有所長，即各有所短，鄙意以為無論中西，均宜取長補短，據理折衷，庶使中西一致，謹將近年所撰三才一貫中之歷法一種，摘錄寄呈，懇請貴會詳加討論，如蒙採擇，精神與功利並存，即祈譯轉英美法日德意諸邦，徵求同意，若能中西各國見諸實行，俾我國文明，東化西漸，即於歷法一事，逐漸推廣，皆貴會諸公集思廣益之力也，中國幸甚

上國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 曆法研究會書

陳愷香投稿

商一月建丑，夏一月建寅，一月建子，即夏曆之十一月也，一月建丑，即夏曆之十二月也，其時萬物閉藏，雖有動意，而無端倪，如長夜過半，尚非啓明之時，如上古太初，猶屬混沌之際，以此為歲首，於人事不宜，若寅月則人事方興，春意正盛，履端肇慶，最為適當，查一月建子，現時新曆正同，但新曆屬陽曆，僅以南北回歸線計年，與晦朔並重無關，故其日數可以確定，舊曆則以日月合朔之日為首，月法不同，故年法亦異，必須陰陽合

，全球幸甚。謹呈 教育部歷法研究會。

舊曆以夏時為天時人事之合宜論，世界上歷法，存而可考者，止有四種，曰久里歷，曰回教歷，曰中國舊曆，曰現行新曆，久里歷與回教歷姑不具論，論中國舊曆，按舊曆月之大小節氣日期不能確定，置閏積數，時久差多，此三點誠不如新曆之善，但中國曆法，年月日均用支干依次輪配，皆有一定系統，易於核算，四時與天道無違，朔望又顯然有象，此三點婦孺皆知，老農習慣，耕作適宜，又為現時新曆所不及，以月建而論，周一月建子，

曆，核定節氣，計算較難，新曆本無所謂廿四節氣，並無所謂春夏秋冬，按之天時雖不差，按之人事則未能實合，故以舊曆之節氣，置之新曆日月之上，日月縱能固定，而於節氣之實義，節氣之現象，諸多不合，舊曆則某月節，某月中，為某節氣，每一月二節氣，每二節氣，又有六候，計二十四節氣，共七十二候，每屆一月止一節氣者，則為閏月，天然界限，水到渠成，此外則三個月為春，春主生，三個月為夏，夏主長，三個月為秋，秋主收，三個月為冬，冬主藏，各行各令，支配自然，國家行政施令，凡

慶賞刑威諸大事，無非順天時之自然，以爲標準，詳見大戴禮月令篇中，倘春行夏令秋令冬令，夏行秋令冬令春令，秋行冬令春令夏令，冬行春令夏令秋令，與時不合，於理不順，均屬戾氣，災害必至，是篇所載天時之次序，人事之設施，植物動物之生成變化，皆於春夏秋冬七十二候中，分定時期，純任自然，萬古不改，在天則爲屢數，在人則爲曆法，人與天合德，精神之關係，感而遂通，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理有固然也，彼尙功計利者，烏足以語此，中國歷法，歲首二建，天開於子，地開於丑，人生於

寅，而以夏曆之建寅爲最善，故孔子論爲邦，直斷之曰行夏之時，及贊周易，於文王八卦，取法洛書，解釋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所稱東西南北，皆審夏秋冬之事，即行夏時之義也，夫夏正建寅，不自夏始，上溯唐虞，堯命羲和，敬授人時，蓋言以人事合天時也，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平秩南訛，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其言仲不言孟季者，省文也，仲本居中，言仲則可賅

上國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 曆法研究會書

陳懋吾投稿

孟季也，後復申之曰，期三百有六旬十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冬，孟仲季各得三個月，恰係三百六旬，所餘六日，則積爲閏月，了無疑義，舜繼堯位，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正月者一月也，上日者一日也，舜典載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有一月北巡狩，二月仲春也，五月仲夏也，八月仲秋也，十有一月仲冬也，舜於四仲舉行協時正日諸大典，亦猶堯於四仲舉行釐工熙績諸大政，皆足以證明正月建寅之得宜，禮

記月令諸篇，蓋本乎此，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二典重要，亦兢七於此者，意深遠矣，並與贊易帝出乎震一章，意美法良，無不相合，且孔子周人，周正非春，春秋又爲尊周之史，而必大書特書曰春王正月者，意在重天時復重人事，皆當以春爲歲首也，迨至孟子，猶言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古時曆法，後世失傳，置閏變法，歲數改爲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分，非復三百六旬之舊，故須俟七閏之後，十九年之久，始能適合歲數、月之大小節氣時日，置閏年月，每年不同，以與現時新歷

比較，缺點頗多，今擬依據夏歷建寅之規定，參合新歷回歸之計算，不必拘泥朔望之一端，務使月日節氣置閏，皆能確定，復於春夏秋冬之次序，不先不後，各得其宜，人事天時，兩無窒礙，庶幾中國國歷，較之現行新歷，爲更完美也。

改良舊歷參合新曆爲

中西最善之歷法解

舊歷歲數，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分，

按全年三十三萬三千一百零八分，除一萬零五百六十七分，尙有三十二萬二千五百四十一分，即爲三百五十四日之分數，每歲餘數，一萬零二百二十七

分，歲餘之數，又加三百四十分，爲一萬零五百六十七分，月數，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一年十二個月，共計三十三萬三千一百零八分，日數，九百二十五分三秒，一月三十日，共計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

今將歲數奇零之三百四十分，加入每歲餘數內，合計爲一萬零五百六十七分，除以日數計算，十一日共得一萬零一百七十八分三秒外，尙餘三百八十八分七秒，以十一日加入一百五十四日數內，合計爲三百六十五日，適合新歷全年日數，照此分配十二個月，一年之內，

上國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 曆法研究會書

陳恆香投稿

二十八日爲一個月者一，定在二月，是爲月平，三十日爲一個月者四，定在四月六月九月十一月，是爲月小三十一日爲一個月者七，定在一月三月五月七月八月十月十二月，是爲月大，凡二月平之年，稱曰平年，二月閏之年，稱曰閏年，閏法，以前餘數三百八十八分七秒，積至七年，得數二千七百二十分零九秒，是年置閏三日，則二月爲三十一日，二月改大，即係閏年，合計三日，共得二千七百七十五分九秒，恰將七年餘分積數除盡，尙不

足五十五分，按五十五分不足之數，積久加多，俟一百一十九年置閏之時，少閏一日，是年閏月爲三十日，二月改小，即將以前不足之積數除盡，仍不足八分三秒，此八分三秒不足之數，須至一萬一千九百年，方積得八百三十分，尙不滿一日之分數，年久數微，存而不論可也，此係節氣時刻分數早遲生出之公差，後世修歷，屆時實測，自能酌定，此時永定之法，一年中二十四節氣，一月一日立春，十六日雨水，二月一日驚蟄，十六日春分，

三月一日清明，十六日穀雨，四月一日立夏，十六日小滿，五月一日芒種，十六日夏至，六月一日小暑，十六日大暑，七月一日立秋，十六日處暑，八月一日白露，十六日秋分，九月一日寒露，十六日霜降，十月一日立冬，十六日小雪，十一月一日大雪，十六日冬至，十二月一日小寒，十六日大寒，以上節氣，週而復始，永定不改，如此分布，則月之大小確定，置閏之年月確定，每年之節氣日期確定，四時之春夏秋冬位置亦皆確定晦朔弦望另行註明比較新曆不同之點止置閏與歲首耳，况如此置閏，與改定歲

首，實比現行新曆立法更善，查民國三十二年，歲次癸未，適值一月一日，甲午，子正二刻二分立春，即於是年改用上錄中西參合之曆法，創立中國夏曆法之新紀元，依據建寅夏曆，節取現時陽曆，以天時合人事，以人事合天時，較之現行新曆，尤為適用，倘各國有鑒於此，亦知陽曆之缺點，將一月一日，改在立春起算，則全世界之人與物，皆順其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之自然次序，豈不甚善，願與中外曆法家共證之。

不要贊見禮的不開腔之老師

——說齊給我的信——

得了不開腔之老師一信：

經練話的君裏而到我裏，

我又公布于智裏，

大家知道大家詳！

扇子不要仍送上，

敬求法書，賜呼紹志，

下款更請寫「羅染房」。

「註」染房，君之別號也。紹志附識

紹志：我那首和詩，本來是東施效顰；你居傳說我可學；我這陳腐的心靈，受了這新鮮的感動，是多麼的愉快！我也就不客氣的接受你這頂高帽子，努力的學去，庶不辜我紹志整舊為新的雅意。

但是你要倒遞手版一層，我却萬不敢當，我對詞章二字，實在抱愧，對他不住！不過，詞章的自身，却與我很表示感情，至今猶未棄我，我於現在，不能專與他周旋，惟有抱歉！抱歉之極，曾與他懺悔過，且修我衣食不虧，可以坐食之際，再與你共數晨夕，以終餘年，一世區區之歉懷，不敢不縷以相告，非有吝也。

「到學問二字，我還有點拙見，不論何等術，都有書籍可尋，只要有一二分天姿的人，就能直入，何況君聰明絕頂。詞章不足學也，說齊雖父師早，閉戶苦求，居然至今，因知一師者，能開腔之書本；書者，不開腔之老師也。」能開腔之書本，未必言可信，朝朝相守；不開腔之老師，言不我欺，求必應，那比拜老師，好在那裏去了。（再預備佩文韻府，瀟灑堂函，太平御覽等書，那就是詞章的高師顧問了。）

如果說人有所長，不能偏執我是，那也有個絕好的法子，叫做「讀人」；無論何人，你用讀書的工夫，與他一讀，他的長短，你便了然，不過了然以後，只可默定棄去，萬萬不可批評，假如隨便批評，你就得罪今天天下之人，真有立脚處了！讀書只讀好書，讀人兼讀歹人，無論好好歹歹，越讀越有道理，不能學術不成。而且識解過人，我見只讀書而不讀人的人，好像蘇願班的陳小生（酸臭癡怪），只讀而不讀書的人，萬事精通，無往不利。這讀人二字，不只關於學問，自然於學問有關但具體的態度，不要太著痕迹；去著迹，你便不能讀透，她又當費意的一層！

此乃我三十餘年自修自得之玄關竅，傾我輩以投君若，分文不取，風子更不敢要。

定數歌

豫叟

萬事定數，謀得原諒得，君子與小人，得失無分別，三國多英雄，誰化三為一，曹操留名；諸葛揚清德，成敗本在天，何苦自作孽！善心必勞，惡心常逸，樂善而養心，尤陰須愛惜。

賀友直生女

茗癡

開羅風之幸降，稱賀——手與額齊；聰明有種，勝過覆眉。○ ○ ○ 勿懈怠，請努力！來年又夢熊羆。

猪之將死，其鳴也哀！

茗癡

有一天的早晨，我往某某巷訪朋友，走進巷裏不遠，看見三位屠戶同一隻猪；一個拉着繫在豬頸上的繩子往前拖；一個手持細竹竿在後打；一個張着嘴巴在旁喝，照這個情形看起來，大約是拉豬到殺房宰割吧？這隻猪又像聽未來先知，知道出行必不大吉，雖然受着鞭笞，振死也前進，并且大哭大叫，悲哀的呼聲，送進我的耳鼓，好似說道：「我雖然很懶不工作，但未曾飽暖思淫慾，其他的安全無恙，我偏偏要受宰割。善人老爺呀！斷公道，發慈悲，快拿打救我！」我聽得明白，還是無法打救他，眼睛睜見三位屠戶將豬拉走了！

會見我的朋友，他感歎：「替我早飯，四碗菜，一碗湯，樣樣都有豬肉，我且最牛犢，想起剛才那種樣兒，實在不能下箸！」聞其聲，忍食其肉」這句話，今天頭略多了一！

人生歌

豫叟

人生最得意，數十年過去；人生不如意，數十年過去；總要存好心，總要行好事！也繞不慮生，正氣還天地。飽食與暖衣，貧富有何異？天定人難爭，何處稱豪氣。凡事皆順然！便可無憂慮。

是誰之過歟？

茗果

「□□□□：請你將□□□□放了罷！八百元作為善敬。」一個人帶着媚笑這樣說。

「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與愛A的結婚費何處出？」這兩個問題，在□□□□的心內爭戰。

結果，甜蜜的夢戰勝了良心，「唉！味良

心出於無奈。一口口口口輕輕的嘆罷，將八百元檢入銀櫃。

答 齋並寄偶然 (三) 不偷生

其屈宋劉枚強曹之哀怨勝情，則愈顯著也，匪屬既清，探討較易，根柢有者，認識匪難，對磨則考其何以有初盛晚之分，對宋則精其所以有蘇黃楊之辨，對明清之前後十才子，南北兩大宗，何以有李亞於吳，朱優於王之評，靡不窮神度魄，鑿節審音，而判其何者為豪華氣概，何者為寒瘦體裁，何者為胎息二杜，何者為刑似三王，參伍錯綜，幾希變化。

學謙室隨錄

八月廿三日
時計正三鐘，我正襟危坐，正聲朗氣讀秋

學謙室隨錄

八月廿六日
今天循例燒袱子，家裏深茶擺供，據說是口人來取錢，袱子燒了果能變成冥錢？財嗎？我本不敢相信，但是心却不能不盡。

八月廿七日
好友松清由歐寄來一封信，恭賀我畢業，并勸我出洋求學，他這番善意，我很感激，怎奈我家貧窮，無這筆大宗開款。

八月廿八日
隔壁的太太，添了一個孩子，進神呀！煮蛋呀！忙得不遑樂乎；街面毛房內的產婦，只享受毛房門上貼的一張「產婦在內，請勿亂入」八個字紙條的權利。

答莘客先生論詩的信 (二) 碩槐

水軒尺牘，討厭的灰貓，偏在書案上跳去跳來，趨之不去，我急了用力敬牠一筆桿，牠向上一竄，嘩嘩一聲，窗上玻璃撞爛了，「投鼠忌器」這句話，我學白了嘴。

八月廿四日
小妹妹穿起新衣裳，再三邀求我同她去玩，我始終不答應，她羞了，旺的一聲哭起來，我趕緊給她一塊餅乾，她登時破涕為笑，我向我妻借債道：「大人若是這樣，那才將人的牙齒笑落？」她簡單的答覆我：「你怕沒有麼？不疼情形不同罷！」

八月廿五日
昨夜雨不停聲，今晨驟然寒冷，身體單弱，我，口穿夾衣了！早飯後氣候轉熱，心裏正想生點遊戲，忽然門外送來，一善人老爺，給我二百錢！好吃，個鍋魁呀。「這種頭微的呼聲，因想二百錢要不得，四千錢(票價)豈可胡亂花費，要學的人頭，豈被打破。」

你給我的信已接讀到了，你是於新舊文學都有深刻的研究，而認識與批評亦具有偉大卓識，沒有其他那麼武斷和偏見，感謝你指導我。

不過你說那些理由，我仍是有些懷疑不敢十分相信；有人說：懷疑是研究與討論得到進步的機會，所謂「疑思問」，我仍是要提出懷疑之點來請教你，可是你慎勿錯認這種請教為反對；希望你給我十分的原諒！

你批評我不應該把新舊二字加諸語體與文言之上，應當分出「古詩，近體，律，絕，……語體，自由，白話，散文……」你所提的意思就是「後之視今，如今之視昔」沒，今昔，便沒有新舊，認舊新舊二字是「根本錯誤」。這種道理是很邏輯的。然而我敢大膽命以新舊者，自然也有些推見；是否錯誤，可以寫在下面請你討論！

月夜游公園荷池 茗癡

黃犬見日吠，
宿鳥歸曉鳴，
園景秀若畫，
風動荳荷魂！

嚴齊復冲霄閣張象南函 (上)

象南老兄惠鑒，頃奉手書，敬悉一是，吾兄造詣深而艱難益講，故竊竊焉以爲未足，實則即如京派名家，亦何嘗能及當年，寒書所論，即有平理，乃復虛懷若谷，謙遜彌殷，知難好問，良佩，良佩，弟曩贈詩，書出至誠，所以一氣到底，絲毫干涉強勉，良由兄於此道，研練極思，向爲弟所佩服，兼論亦復貼然，自兄抱病而後，即苦用筆之難，竟徧南北，絕鮮佳者，作書之苦，每深慨焉，弟於近年以來，不知浪費多金，卒致雙字難作，精神控散，臨池嗟怨，興致索然，例以耗財之苦，厥苦殆有加焉，

答韓齊並寄偶然 (四) 不偷生

或以神會，或以格分，或以感境而調化山川，或以清高而頓達可俗，凡茲索解當門徑，由此而見廬山真面，由此而得詩學淵源，久而久之，詩與神化，神與時凝，詩之所在，即神之所通，神有所注，詩即因之而成，夫然後遍遊名山大川，以厚其魄力，多識鳥獸草木，以增其興趣，廣覽直諒多聞，以觀摩進益，而砥礪操行，如是則居安資深，而左右逢其源矣，雖然，非所謂於津管輅止，涉獵而頹祭者也，必先從事小學，了然於訓詁之轉注，而後押韻步韻，疊韻至於十百，不難也，再研究史學，貫澈乎古人之言行，而後用典，明切暗切，如數家珍，其易也，所謂才學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古與今無異也，大抵詩之當用至廣，所以詩之取法極繁，因詩之取法極繁，所以詩之規條，亦最嚴而且備，然其嚴備，要不外乎個人之性情與肝胆而口也，而學詩之基礎，

答華客先生論詩的信 (三) 碩槐

新舊二字，就是無論是古詩，近體，四言，五言，七言，律，絕……統名之曰「舊」；無論是自由，語體，散文……統名之曰「新」；換言之，在古時創造的體裁就是舊，在現代創造的就是新，是此「古」今「新」兩字翻譯成新舊；而給古詩，近體，四言，五言，七言……自由語體，散文……種種詩體的一個「總名詞」。

好比世界上的國名很多，有英國，有法國，有美國，有俄國……這些國家我們稱呼時，不能悉數而詳細拆析出來，所以我們不管那國便給她一個總名詞；統謂之曰「外國」。又如普通所稱呼的，新社會舊社會；新腦筋舊腦筋；新人物舊人物；新文學舊文學；新學說舊學說……這些名詞都是普通語言慣稱呼的。文字是由語言構成的，所以我便根據這種普通的稱

呼給她——指詩——一個新舊的總名詞。而這種命詩爲新舊的名詞，也不是我一人的臆造杜撰，是有多數人稱呼過的。

在你的意思：是要將古詩，近體，下言，七言……白話，自由，散文……種種分別出來。據我的鄙見對於文字未免過於繁複，轉覺失去經濟文字的本質，若果是爲經濟方面設計，除了新舊兩字，更從何處能夠尋覓較切的呢？

悲秋

茗齋

晚來了，秋風陣陣，
報到幾番花信，
鐵馬叮叮曉曉送，
獨坐無聊心不定；
夏神去也秋神臨，
殘紅滿院無人問！
菊花豈采今何見？
桂花開放不敢慶；
暴風雨，急摧殘，

片片落花隨水頰！
恍如秋瑟人老，
笛聲斷續更傷情，
曉夢對鏡長妝，
我也不許覆雙鬢！

一雙先生晚妻聯

一病竟沉綿，忍痛、脚先撒手！
半生歷艱苦，蓋棺無子由傷心！

辭齋復冲霄閣張象南函 (中)

吾兄抱疾所屬，已覺優勝於昔，頃承定造大楹，才推根尖涉善，已歷一試試寬。誠然通身靈透。開堅書貫，因而深淺自宜，大小隨之，百轉不紛，重壓不曲，意所未到，鋒助助之，意所已到，力能副之，堪稱全品。不愧利器，且惟料純而足，工夫精到，不特千百筆中，難得此品，即此一品，誠之千百，才耐耐用，可斷言也，不獨兄又欲以目贈，今我顏汗，會費財料貨，以資遠道贈照，

交情與黃金之比較

甲向乙說：「我們的交情，已有二十年之歷史，比金的爭訟，還你願全友誼，秉公處理。」乙曰：「唯唯」。

丙向乙說：「這回的官司，願你維持維持，不忝之敬二百元」，願你晒收。」

乙曰：「那的話，盡力就是了。」

答齋非寄偶然

則應以不言為鳴矢矣，夫不言者，猶長城之深障也，承古固守，雖橫上下，莫能撤其藩籬者也，例如詞詩，詞，亦羌笛何須怨，越柳春風，不渡不門關，是以五言而取材，詩，改，不絕如也，雨紛紛，行人欲斷魂，酒家何處有，遙指杏花村，是以五言而取材，詩，至，於，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是書不言之能事，而不獨增減一字者，也，即乎此，則詩之道，思過半矣，愚以為詩，自四言易為不言，乃不言也，餘如六言七言九言，皆時之變格也，詩，雅頌與賦，易為十體，乃正體也，詩，在元和和，慶，上官歌，選文不寬，皆詩之變體也，

憶 (一)

胡逸

她的頭髮是卷卷的，有時垂下來把她的眉眼遮蓋着的時候，繼續就可以看見她的頭微微的擺動，她的面龐，是很豐滿而帶着一種蘋果色，她那種和藹而天真的笑，使人不知覺的到了醉迷的境地，她愛清潔，不願到塵雜的地方，記得有一天，我們到 a 地去散步的時候，那水地算最高興的了，才發出細小的嫩芽的柳條上，斜斜那溫暖的落暉，越覺得可愛，鳩兒在這處幽怨的唱着，像懷春而成熟了的戀歌，那遠處的才青的稻田，好像那天然的大綠毯，因為她的高興，我覺得空間的一切都可愛，啊！那幽靜的小路上，印着我倆的足跡，是多麼美麗的圖案！是那知道這回的散步是最後的一夜呢！

好比水面的浮萍，
何日返家園；
得見我的妻子，
得見我的母親？！

有感

茗癡

你是個飽鬼，
餓鬼要忌度你！
你是個熱鬼，
冷鬼要殘害你！
你的牛命呀？
從此已矣！

辭齋復冲霄閣張象南函 (下)

弟書雖無狀，而所習的是中鋒大腕，象修家諫，故尋常短類長鋒，硬側散破，料薄工疏之品，一概不能上手，弟能用者，則天下人皆無不可用，譬如飲食，口相似也，甚望吾兄，即照此作法，造成多品，務求根尖一貫，不令一毫放鬆，至於游揚戲吹，在朋輩固優為之，

游子悲

茗癡

我才勝無一定，

俗語有云，貨好難和遠客，如兄之令名牧者，名實兼孚者，則又何假乎游揚鼓吹耶。庸者供不應求，兄以一手一足當之，殊難。濟耳，專顧佩忱，復頌學安。

答莘客先生論詩的信(三) 碩槐

使澈底討論出來，也不過一失之簡略；一失之繁冗而已。——我們研究的問題是內容的理之是非，不是表面的字之新舊。新的究竟可否提倡？舊的究竟可否廢棄？新的好處是什麼？舊的壞處是什麼？就是爲了這些有討論的必要。至於說是新舊二字命名之不當，若能以較當的更易，我是很誠懇接受的。

你說：「右古詩中韻律韻節是不很規則的，如古歌、毛詩以至於秦、漢、魏、晉、宋，齊各代的詩都是隨便而作；」你這種說法，是欲把現行的新詩和古詩，毛詩等……比較的。我們考察新詩的弊病，不僅是有無規則，且其用語過句，離奇太遠。其冗繁重複，遠

不如舊詩用字經濟，表情懇切，唐以前的古詩歌，在表面上看來似無規則音節，而其內容構造，實則無規則之有規則，例如：「中庭雜樹多，偏爲梅杏暎，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難待實，搖蕩春風媚春日。……」；又如：

一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像這類古歌古詩，自然是長短其句，可多可少，似無規則，可是我們可否給他增損一字，或顛倒更換呢？若是不能增損更換，那末它一定是無規則而有規則了。至於現代新詩，任是何人名作，恐怕都不能說一字不移，大多數是隨便能够相得了的。我們在此可否增減中，就可以知到唐以前的古歌古詩雖無規則而實有規則。不過此種規則不是作者個人的規則，而似律絕等詩是普遍俱應恪遵的。

我想之種種：

茗癡

我想一個大商人，費盡了心血，有幾萬元的家產，自己却儉吝得很，布衣淡食步行，兒大爺反錦衣豐食玩包車，這未免不值。

我想一個中級官，被長官訓了一頓，他即要尋他的部屬來出氣，這是什麼原因？

我想有些人想個兒子，幾乎近於瘋狂，這是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一兩句話害了人嗎？

我想人之初，性本善，染惡則惡；染善則善，猶之一匹白布，染蒼則蒼；染黃則黃，所以教育兒童，最注重是二三歲時代。

憶：(二)

胡逸

隔了幾天，我去看她，她還是好好的，因她很是煩悶，我便約她去看電影，——我知道姚

是不願去的，可是也沒有別的法子，散步，——外面風又大，——因地微着了涼，結果她是沒精打采的拒絕我，我爲她擔憂，面露也不如從前豐滿，精神也沒有從前活潑；我終於忍不住對她輕輕的說道：「H，你好好保養你的身體罷！」苦悶的我，在千言萬語中，只挑說了這一句，屋裏暫時沉默，最後她好像起了什麼似的誠懇的對我說：「這到忘了！我準備了幾天，想請你畫兩幅國畫，你來得正好，——說着便把那裁成的紙拿來，我不知道她是什麼意思，只得隨便給她畫了兩張，她很高興的收藏着，把她臥用的水晶鏡紙的獅子一對奉謝我，夕陽已照在屋角上，我知道時候已經不早，只得暫時的別了她，

無哀無樂的蟬音

茗癡

斷續的蟬音，
好像在彈琴。

快樂人聽見更快樂，
傷情人聽見更傷情！

答華容先生論詩的信(四) 碩槐

所謂聲律者，不一定指律詩絕詩幾有聲律，其他的四言，五言，古歌，古詩都是有的。律，不是一定指法律的律，是音律的律，就是樂裏的律呂，五鍾，六宮律，律有形色之辨——故聲律這個東西，是天然的趨勢，是人類自然的演進，不是人力構造和裝點成的。劉勰說：

一大音律所始，本於人聲也，聲含宮商，聲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器也，故語言者，文章神明，稱極吐納律呂居吻而已。

由此我們便知聲律是由喉舌生出，而演進到平仄音韻，故雖無一定方式，而喉舌聲音自能辨其合拍與不合拍；合拍即是規則。如日之顏色，白然的分出妍醜善惡來。

答齊齋並寄偶然 (六) 不偷生

昔李頎與高適齊驅，齊詠詩云，吾家令弟才不羸，五言破的人共譽，真來逸氣如海潮，千里長江歸海時，不佞於此詩，竊取與古暗合，因於五言，致力最深且久，或謂其有成，擬之唐人，其在高李間乎，七言則方入杜室未升李堂，又焉敢存壓倒元白之想，而唐突西施者耶，但籠籠陋巷，樂不改常，志在學詩，光陰猶惜分寸，吾衰未能，汪洋何款，倘所關者於是鄉者，豈敢多讓，更遑計失詞宿也哉，然而新詩潮流，澎湃洶湧，不可遏阻，變遷所屆，烏可究詰，願與投稿諸同志，而可廣開讀者，力挽既倒之狂瀾，

秋海棠賦

林少甫

香巖挺秀，虛徑華靡，天姿濃艷，地麗翠豔，酒醒春睡兮，弱柳之輕盈，袖捲曉粧兮，似新膏之吐，夜深涼院，叢菊安能比儔，淨影空階，芳蘭不足爲伍，身爲海棠，綽約無雙，婀娜嬌媚，掩映斜陽，歌曰憂憂獨看兮，秋以寡，玉露含葩兮，正及時，妝成金屋貯，愁奈美人思，

我愛梅花

紹志

北風颯颯，
飄着雪花來了；
魚兒不敢在水面游泳，
雀兒不敢在枝上跳躍，
小孩不敢在門前嘻笑，
獨有那梅花開得好！
不畏寒的精神，
告訴它們知道。

答華容先生論詩的信(五) 碩槐

聲律在唐以前不十分進步，所以詩的脛調與字數多少尚無劃一規定，在盛唐時代，由於帝王的提倡，研究詩學的人們，連層起倍出，由此演進到進步之極，故宋元明清詩人，都是崇拜「唐音」因爲唐代的老杜，有人說他是獨步古今，東坡云：「古今詩人幾矣，而子美獨稱

獨步……」揚曼頎云：「少陵古律，各爲大成，威勝洪蕩，正如顏魯公書一出，而書法盡廢，其渾然天成，略無斧鑿，乃詩家運斤成風手也；是以獨步千古，莫能繼之！

由此便知盛唐的詩，是上下數千年不能及到的，而隨的昇處是什麼呢？就是聲律的優美，韻節的絕唱可以高與古人沉人，我們學步的人們，無論什麼學問，都應該取法乎上，要取其口無遺步的當師範，而不應取其半進步的爲標準。唐時的聲律韻節既是獨步千古，那麼不但不應廢棄而應該保留，應該提倡儘是我們對詩學的忠實。若果只顧個人獲得文字革命的英名，不覺好歹硬要搜出一些破綻打倒他，去「創足聲韻」，確實的，是應天下人以殉一二人之創造美名，也如子駿君說的：「殊爲智者所不取」！

退一步言：我們不贊聲韻，不仄，格律，

規則……對於詩體是否保留與廢棄，試問現行新詩！你說的自由詩，語體，散文……！究竟能及唐詩的規則詩麼？唐詩及唐以前詩的古詩古歌麼？這個問題就請新詩的創作者答覆了罷！

黃仙女士輓表妹聯

賦性剛嚴；頻年旅道長征，飽說相夫兩宿契！
情願骨肉；此日憑棺一痛，忍看孤女

憶

第二天氣候很陰沉的下着絲絲的細雨，傍晚的時候，接着她一封信，那娟秀的字體，還依稀記得真的是：

胡逸

親愛的C：

現在我才向你告別了！你千萬不要悲傷，昨天你來的時候，我已病了幾天而且很沈重了，我因害怕你傷心，總沒有告訴你，我真對不起你，這你原諒！那純淨的水晶鏡，和你畫的圖畫，是我倆愛情最後的紀念物！你呢，還年青，事業要緊，千萬不要爲我而悲傷。早回校取書了，你原諒不諒回去，你總……

我一時失了知覺了！心裏一陣的酸痛，裏也沒有勇氣看下去，啊！那淡紅色的信封，是我的信合符，窗外的雨益發下大了。杜雪的車跡，電影般在腦裏層層的印着，可長地覺白很香狂的去了！

香香幽室的關着我心，好像如她往昔的黃昏一樣，幽真的，蝴蝶可隨着那幽室的文章，好像一管很長的咒文，能使一時靜悄而安睡。

夢遊桂湖

茗凝

聽見說新都桂湖桂花開得很茂盛；並且荷花還未謝完，我深想去游玩賞鑒，却被俗事拌住，心中悶悶不樂！夜來得了一夢，如願而往，畫裏面歸，並作桂湖遊記，醒來忘却大半，茲追憶錄如次：

「……這時已至，乘輿而入，前行數武，登雲加亭，此亭築於湖心，二亭相連，故名交加，翻水波不興，覺清風徐來……右望爲楊柳樓台與謝公祠；左望爲澄心閣與狀元殿；仰望天空如玉，明朗可愛；俯視未謝荷花，狀如美女出浴，荷葉田田，紅綠相間，尤爲美觀，微風吹至，清香可人，有遊舟於其間者，吾讀工部詩，有：「荷花嬌欲語，愁殺送舟人」可爲此寫照。出亭向左面行，穿楊柳樓臺，忽聞琴聲悠悠，遂止，細審之，始知樓出樓中，抑

攝頰挂，畫得真妙，愛不忍去，無奈腹內飢餓，遂過小橋，入餐館早餐焉，餐後，向前行，過拱橋，穿方亭，登石梯而上，前爲城垣，視線頓阻，路依城建，沿路盡種桂樹，約數十株，粗可合抱，值此八月，正當吐葩，香氣濃郁，散溢全湖，不愧稱爲香世界也。游人來者，狀如穿梭……金烏將墜，遂投宿焉。翌晨，余與桂花告別矣，臨行猶呼：「桂花我去矣」，依依之態，不惟余然。出湖乘車而歸，因援筆記之，時年辛未。」（註）桂湖余曾去過一次。

輓袁母劉夫人

澄波

有意願虛哀，一去未回瑤島夢！
靈魂歸日殿，悼亡辛苦玉堂人！

秋夜

學謙室主

第二二號

國民公報

天上星兒閃爍着，
國內多麼的沉靜。
那些蟋蟀啊，
就唱起歌兒不停，
表示牠很歡欣，
不與憂愁的人們抱同情。

答許齋並寄偶然 (七) 不偷生

我亦愛讀書之天職也，在因米荒聲中，萬變紛乘，百感交集，用迴文體，成律詩十六首，投報公報，冀博諸吟壇之秋和，既齊同志，其有意乎，偶然先生談玉溪生錦瑟篇，頗中肯綮，實獲我心，尙望本其見解，箋釋過文，或與稅齊共加評判，俾好為雌黃者，勿詫，其衣裳之顛倒，庶事分息白者，得諒其詞藻之迴環，不轉而死，打硬仗，非釘飯，能通環之種種作法，非說明其妙用，不克伸作者之精思，即每首寓意所在，通體一氣呵成之孤詣苦心，

亦非賴田哲之鈞撥，弗能得豁然之顯著，既齊偶然，倘有宜乎，將詩短笛之中，聊助鼓吹之興焉，固所願也，能見許乎，是又不得不自問此作之有無價值，及能否邀乎以文會友之助力者爾，然而既齊同志之謙懷，早卜其必肯見歡也，但不佞又有說焉，既齊東末，自署後學，何謙之又謙乃爾，不佞年五十有四，兄事之禮且悖，敢好為人師乎，勿勿再施，使人汗浸皮甲，昔樂靈周旋於饋將之間，但以白衣侍樽俎，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啻高氏辟署，以季孟之奸刻，重之食謀主，呼曰免尊，史稱其才智敏遠於司空表聖之高蹈也，嗟乎，古人於稱謂之間，或有斟酌如此，不佞雖曾從政，斷不致如季昌，故於愛敬既齊同志之甚，未敢以先生見呼，而彼此同志投稿，提倡舊學，神交兩月，一面綠燈，豈忍以最學愧不佞，而遽以先生加同志乎，是尤不得不鄭重言之，而不待于同志補過也夫，

有感

他好，
他真正好！
這就是「錦上添花」，
他壞，
他真正壞！
這就是「投井下石」。

一茗癡

答莘客先生論詩的信 (六) 碩槐

你說：「……一首語體自由詩比舊律詩難作……」自然：天下的事無論什麼藝術，什麼小道，都是有難有易；不過你說的「難作」，是要作好絕難，不是普通的難。而舊詩則作好固難，隨便作一首不關緊要的寫景詩還是難。我們把新舊的普通作者相併比擬，誰也要承認律詩的束縛難作，語體的自由容易。改革新詩為舊詩的根本問題，就是以舊的束縛新的自由；束縛就是難，自由就是易。

大凡學習舊詩的人，首先就要知道平仄聲韻，其次要練習對偶格律……而新詩則可完全廢棄一概不講，只要見着什麼就說什麼，或有韻，或無韻，或長，或短，或多，或少，都是隨便個人的自由隨意，只要稍識字的兒童，都能够寫風寫月的作起新詩來。而舊詩則非涉臘多數古人名作不能動筆，我因一字的平仄音韻不合，也要展轉更易反覆推敲，所以有一首詩經過一年或數月纔得成功的。我們在這些地方，就可以看出新舊的難易了。

調李太白墓

「草詔果能驚突厥，有書何必上荊州。」
一聯為最佳。
也曾散髮弄扁舟，笑叱乾坤作勝遊，草詔果能驚突厥，有書何必上荊州，青山白墓同千古，才子仙人本一流，留得文章光萬丈，先生原不羨封侯，

答說齋並寄偶然 (八) 不偷生

抑更有進者，說齋本其謹慎，殷殷就商詩學，若拂雅意，殊不近情，而却之不恭，且遺物賤，不佞縱非博學，又何敢自甘暴棄，而貽人以遷腐左官之譏哉，此其一，詩廣伐木，以求友聲，切磋琢磨，所以資互助也，此其二，善善從長，惡惡從短，竭忠盡歡，以全友道，此其三，說齋以此三者而來，不佞能不對此三者面量量以往耶，更即自大，村女街人，不佞或非其類也，而况說齋撰還是來不得一文，專對不佞之車業牛敗，若惶惶惴惴之深，但揭發於車佚之惡作劇，僅就一方面言之也，其弊害所經，宏纖畢具，當局不能詳悉者，說齋毛舉而無遺，灼灼真知，足徵其留心社會，是即民胸物與，憐溺含懷者也，其才智固不可及，而其用情亦深矣，惟是車業之牛敗，由於車佚之昧且圖窮者半，猶病者之外即傷寒其末焉者耳，而由於同業之大泮，營業之不自

由，局外之相蹂躪，食軸之難保障，此四者乃根本致命之傷，凡為不可救藥之瀕瀕死症者也，何謂之太泮，查工商團體，實不應史關係，服從其幫規，養成其商事，一呼衆諾，立可劃一整齊，而車業則否也，寧貴者本醉翁之重，貧寒者又離下依人，有能力者率皆各自為政，一盤散沙，永無團結之希望，物腐因而蠹生，內閔方召外侮，所失一也，何謂局外之相蹂躪，查特勢拉差，其途留滯，輾轉變賣，仗有護符，或則速轉備重，強迫拉行，或則三人同乘，穢污不避，盜殺案出，車主遭殃，街衢若使心增，乘客立加打罵，車佚因之藉口，車主終始吃虧，所失二也，何謂營業之不自由，查錢幣低落，車租則減削於無形名爲二銀六百元，實則不及二角，試與前定五角相比較，及與普通車埠六角之租價爲同則，收租僅收三分之一，而各項補充材料，日昂於他埠三分之二，

不堪回首之少婦 上 汪荻擬

汪荻擬

雖然有幾隻喜雀在屋簷前啞啞的叫着；但是，仍舊掩不了室內的寂寞。

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少婦；蘋果色的面孔，呈滿了愁容，身上穿着一件半新舊的灰色呢呢棉襖，獨自坐在書桌前面，兩隻眼睛，呆呆望着窗外——「唉！枝也禿了，葉也落了，花也謝了，伊人不知找生何地了！」她輕輕地嘆能，這時室內更覺得沉靜，於是引起了她的回憶：

「八年前的今天，正是我倆結婚，賓客迎門，好不熱鬧！五色盤金的彩，觸目皆是，好不輝煌！鞭炮聲，小孩吵鬧聲，木版聲，音樂聲，種種的聲音，送進我的耳鼓，總覺得充滿了喜慶，心中說不出的高興。」

「討厭的賀客，借着一團房」的名稱，掀下臉來不講人情，有時要我說我的姓名，有時又要我喊他的名字，有時又要我……并且任意中

笑，真是討厭極了！但我却不發怒。」

「他的性情，真柔馴似小羔羊，輕言軟語，還帶着微微的笑……」

「現在，他墳上的草，茂盛得可愛，墳側的樹，枝幹更老健了，他麼，還是長眠不醒！少婦想到這裏，連珠似的淚已不斷落下來

答莘客先生論詩的信 (七) 碩桃

藝術的價值，純視其構造之難易而定其優劣。莖草灰土價賤的原因，就是得來容易；金玉珠寶貴重的原因，就是得來艱難。一個博士或一個政治家月薪數百數千；一個牧牛童或稱挑夫日值數元十元；這種待遇價值懸殊遠近的原因，就是由於難易而區分出貴賤，東縛與自由就是難易的表現。以前有人在一個橋上雕刻東坡遊赤壁的風景，橋上刻有江山波月，有舟，舟上有案，案上有酒盃，有餚饈，案的左右坐了二客與東坡，舟有櫂，櫂側坐舟子，而

月明星稀，鳥鵲南飛，每一一刻出，生動如活，無不畢肖，在東京美術展覽會中稱為絕技！「參閱核舟記」但是這種東坡壁畫的雕刻，何必一定束縛於一個最小的桃核，而不自由雕刻於一尺或數寸的木板呢？像這類藝術若果不因桃核的束縛，而以一尺或數寸的木板來雕刻，我們承認他是絕技麼？所以必須有桃核的束縛；始能顯出藝術的價值，時是居於藝術範圍，其理自與核桃相同。故無論何種藝術，俱都要束縛，才有價值，束縛愈嚴，則其價值愈大，現行的新詩，愈要減去其束縛，是愈自減少其價值！

你又說：「現行的自由詩，是仿行外國的一種詩體，需要不受嚴格無理的束縛，反對那格律式的有一定行數，一定格律的詩而成立的；……」自由與束縛的價值在上篇已說過了。現在我可以補充一點意思，就緒知道束縛，格律，一定行數，一定格律是廢棄不了的！

東風傳個消息吧

——紹志——

桃花開，
荷花謝，
梅花又放滿園，
它，還不見回還！
寄語東風把信傳，
好時光莫要等閒度完！

寄：

（夢痕之二） 胡逸

前天接到你的信，我很悲傷，同時我又很悔恨，你是深知我的性質的，不知爲了什麼是「落髮寡歡」，向「悲觀」的路上走；你說：「愁城不是樂土，請你善爲自愛，」親愛的：「我何嘗不是這樣想呢？可是在這種環境下，簡直沒有掙扎的餘力和方式；
光陰是這樣的快，我進這N學校已三學期了，在這種長久的時間中，簡直沒有什麼可記述的，——有意義的工作，生活總是苦悶的，機械的，可憐在這中間，不知消磨幾許同情的青年；

水晶月餅擺出來！

紹志

「月亮！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與你拜生，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了。」

你應該酬答我是：水晶月餅（指月亮）可否請我嘗一嘗？不，也要擺出來給我嘗一嘗。

不堪回首之少婦

下 汪若凝

突然，她拉開抽屜來，裏面盛滿了一疊疊的信；這許多信，都是她未婚的時候，她的未婚夫寫給她的，她都好地保存到現在。

她揀起一個紅色的信封，抽出信紙，睜着淚眼，低聲念着：

「親愛的未婚妻W。」

前天聽了你勸我的話，心裏十分快活；但是，當你回去看了涼，害起病來了，心裏又十分焦急！你可請了醫生診視嗎？萬望你好好的保養呢！祝你

病魔速去！ 你的未婚夫D」

她念完了後，笑了一笑，又拿起一封信來，抽出兩張淡黃色的信箋，上面寫着：

「W吾妹芳鑒：

接來信，知病漸瘳，甚喜。多病誠如妹！依愚見：還宜善自珍攝！屏念靜養，是去病之良法；勿逸多勞，是強體之妙方苟，從此言，何難轉弱爲強，想妹聰穎異常，定以斯言爲是。情非泛泛，故進良言，務希採納是禱！專此，并問
痊安！ 愚兄D再拜」

「！你太關心我了，你對我的情，專一面不虛假，我感激你呢！——我的終身有靠。」

說着，她不停的吻這封信。
一陣陣鐘聲，驚醒了她的癡想，簾外喜鵲還在啾啾的叫，她却嗚咽：不能成婚了！

寄：

（夢痕之二） 胡逸

有時想着：「我的生活上——頁光榮買貴

青年時代，就是這樣混沌的過了去麼？這
個問題，在我腦裏不知徘徊了多少遍，但是總
沒有得到適當的解答；唉！這樣人生，還得到
細你別說偉大的成績麼？閉了，也不過看看小
說，寫寫詩文，作點畫，領略一下白銀的異物
，但是在這種無可消遣去尋消遣的當中，總覺
得含有悲哀的成分，——有時因看見傾刻的雲
霞，而感嘆曇花一現的往事而悲哀，有時因
感觸住的朋友小別而傷感，——人生的行跡，還
像連柳絮也不如，過去的我，知道現在是在這
個地方嗎？知道現在要和你別離嗎？

答旋齋並寄偶然 (九) 不偷生

入之如此重徵，而之如此重鉅，若以難維現狀
，而讓及加租，政府則限制最嚴，工會則反對
尤烈，商人幸賴犧牲，車士束手待斃，所生三
也，何謂當軸之難？權，亦權利義務，法律本
對待之精神，但按日納捐之外，連取納者有罰
金，當檢驗時有規費，雖既不能，欠之弗獲，

必將納捐之義務完全盡卸而後已，再直主方面
，欠租者則無法以追逼，查軍者則無法以懲辦
，其事雖極凶，夜不歸棹之不利於軍者，軍
士既為重要，輿論則極異常，無論若何斥責
軍，仍歸於無效以重而口也，各方軍習代故常
，直中即歸於無效，所失而也，因此而端之
害，而直任乃敢曰：既以味良而編也，則令
軍不夫，其盡自由，即盡剛共成制，局以馬
難既圖，而直伏生活所關，有不循軌就範者
，無事理也，終必消其及盡，要謀運教，然而
米竟人者，人定何可謂矣。按物極必反之常
理，合之則通終復之奧義，苟有人以者，其忘
皮之不存，毛將焉傅之而理者耶，不佞痛心末
路，誤入歧途，既失前車，又蹈覆轍，唯有終
結周旋，重地頹敗，若謂侯云，必敗而歸，非
所惜也，不佞何人，敢與天抗，然有不得已之
苦衷在，高難瞻能濟事者不得之雅命，謹將
苦緒，略為申訴，早為披露，以救時運，可隨
旋齋偶然而君，又將何以能我乎。屏屏布悃，
毋任主臣，統希愛照百益，不偷生拜覆，

可憐的他，在去年「涼秋九月」的今天，竟
和我們長辭！這更是意料不到的事，今天！多
麼可紀念而悲哀的今天，她最後的信，分明還
擺在現在的桌上，我見那淺紅色的信封，我心
裏碎了，何況是在這令人煩惱秋晚的天氣呢
？！黃昏快到了，偌大的空間，是由清白而昏
暗，一陣陣的晚風，吹得枯木上的寒鴉啾啾作
啾，叫牠們的同伴歸去，淺黃的樹葉，現着憔
悴的形容，被埋葬在這種殘忍的秋風之下，一
切一切，都使我悵悵，煩悶，而憑吊被淒風苦
雨埋葬的黃葉，和他遺遺着同樣的不幸——牠
，遇着和藹的春神，都可以復生，牠呢，竟飄
然的去了，將永遠不能再聽清脆的笑聲！
電燈燃了，自修室裏的鈴聲，打斷了我紛
亂如麻的愁緒，實在不能再寫了，但是這陣的
心裏非常感傷，為什麼多數的同學會這樣天真

寄 (一) (夢痕之一) 胡逸

快樂呢！自己的愁煩，總是自取罷！不有昔日
的聚首，那有現在的長別呢？我未免太廢於情
了！——這生才十七歲，將來的悲哀又何可測度
呢？還是把惱海做不波的古井罷，還是做一個
Neuter Gender 性的人罷，親愛的！你將
何以教我！

快樂的鴨子 茗癡

一彎綠油油的溪水，
溪邊種了幾株楊柳，
兩隻花色羽毛的鴨子，
在水中往來的浮游，
問牠：「你太苦了罷？」
牠說：「我很快樂，與世無求」。

答莘客先生論詩的信 (八) 碩槐

自由這兩個字純是理想不能實行，若果實
行起來一定糟糕，世界上的一切事都是不自

由！都不是澈底自由的！因為要有束縛，才有社會組織，反之就不是人類的社會；就是野獸飛禽的社會了。所以野獸飛禽牠自由極了，虎要食兔，鷹要撲燕，都是隨便牠自己的個性沒有絲毫的顧忌和畏怯。憑憑自己的力量，做得到就做，食得到就食。而人類社會則不然；好比一個極窮極餓的乞丐，雖然別人的食物或金錢擺在自已面前，他不敢取取一樣，這是為什麼呢。就是畏懼法律，法律就是人類的束縛，試問人類社會可以不要法律，而專講自由不！

廿四史作者優劣論(三) 不偷生

若其舟車所至，傳海橋邊寒之地，未經歷耳，時離耕牧河山之陽，又二十年事也，宜其論文卓絕，立言詳贍，而創龍門之史席，斯可憐耳，但於李陵降匈奴，乃不憚武帝之盛怒，極言陵忠，致下腐刑，是豈固營保身之道歟，矧以屈節降人，百隊真贖，果能得當報漢，已

屬反復無常 自污苟活，一顧半仇，自好者不為，而謂忠者為之乎？人格奚存，居心何等耶，而況李陵之敗，恥辱貳師屠殺，輕視國功，忍於辱國，所謂得當報漢，從何致之耶？其為何其好，強於飾也非明甚，嗚呼，司馬遷之牛詞也，或出於愛護友朋之一念，激之使然，所謂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其心志猶可諒也，乃刑後著書，紳諸命匱石室，上起黃帝，下止獲麟，其意蓋傷道之不行，隱然以孔子自命也，劉向楊雄，從而附和，已起朋黨之漸，並謂遷所敘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稱所著一百三十篇為良史，

慘慘慘

(仁壽)

小乞丐，
真可憐，
衣服破了沒線連！
老鴉看日嘆口氣，
鴿子說道：「慘慘慘！」

辛未中秋後二日夜 聞大風感而有此作

豫波

西風破空來，其聲淒以惻！杜陵茅屋中，展轉愁欲絕！此夜無孤燈；此時全曠場，強敵竟橫侵，萬馬無顏色！千點枯淚痕，一絲懸國脈！何處問天心？何時立人極！匆匆二十年，看痛安樂國，款歌破舟中，醉眠焚屋側！蕭牆鬼火青，宮宮沉雲黑，商女唱庭花，此恨嗟何及！人物兩凋情，憂愁愁枝葉！黃帝有子孫，大聲呼之疾，安得驅健兒，誓奮回天力！

初別

「夢痕之二」 胡逸

記得是一天晴朗的早晨——東方還作魚肚白寒鴉叫醒人們好夢的時候，母親起來得很早，當我收拾書箱的時候，拿件夾衣對我說：「你把棉穿上罷，今天路上很冷。」——坐汽車

你這了S地要小心謹慎，尤其是冷暖，沒有人管你，要曉得加減衣服……我只呆呆地望著他，需要傾刻間就要別離了不曾別過和藹愛我的母親和弟妹，那時的心理酸酸痛痛得利害！但是終於別了，別了我慈愛的母親！汽車如飛的前進，引長了相思的愁線；他那副滿含悲酸而強為鎮靜安慰我的面孔，至今在惱裏還是深刻的印着，也許永遠不能忘掉！

將軍之墓

紹志

這是誰家之墳？
荒草成了森林！
墳前還有一殘碑，
碑上字跡未全存；
「將軍之墓」猶分明，
呵，將軍之墳！

答莘客先生論詩的信(九) 碩桃

創造 種藝術體制的先覺者，就實是給後

來人的一個標準，一種規則，後人始可遵守其標準規則去，時之有秩序，行數，聲韻，就好軍隊裏的紀律命令是一樣的，軍隊裏的主帥總第一，統轄百萬士兵指揮如意者，就是全靠紀律命令；這種紀律命令，就是指揮束縛，若果軍隊的主帥不要紀律命令束縛，隨便自由，隨便出入，可以廢，所以制勝者先給修人一個自由命令，而能獲勝來的作風優美，無論如何是不可思議的，現在在的沒有範圍中，無論作品怎樣下流，怎樣沒有價值，我們都不應該責備是作風不好；而應該責備作者的章程規則根本不對。好比主帥下了自由命令，就是士兵在外搶劫恣淫，我們都不應該責備士兵，是應該責備主帥的錯誤，我軍官對首歌請在下面作一個證明：

代某校校長致學生聯

斯人斯疾，天其可問哉！况類來維護多疏，遠折英才，忍無淚淚雙揮，與在棧三百餘生午操棺而一哭！

如日如俄，寇實已深矣！倘此去精靈不爽，猶依故國，願化怒海東下，作吾川七千萬民無殺賊之年鑿！

成都印人傳

范如 范如先生，洪印得名垂二十年，師完白山民，于寸石內可刻百字朱文，活斷足觀，奉小品神技矣。

何訥 何訥，居外東，年七十八矣，學清人徐三庚，能奇出于藍，所作多饒秀趣，李雪菴，工四體書，鑄模最靈，鑄印有鄂石如畫，洵能手也。

游峨雜詩六首

宿雨濕山塘，蒲足橋香客，齊心禮國王，何時謝塵袂，長此作吾鄉，(其一)
坐久口云喜，晴烟生翠微，山高泉水潔，土潤蕪苗肥，去染穿雲出，昏鴉帶雨歸，池邊立馴象，相對共忘機，(其二)

成都印人傳

施孝長 吾友施孝長，藝事多能，畫山水小幅，有烟壑美，刻印宗漢，為見其作，渾雅可觀，

王殿樞

成都王殿樞，泛覽西冷諸人之作，而以已畫出入秦漢間，刊石有破銅濼鐵味，渾然若鑄，近識其人，蓋忠厚謹禮者，

馮建吳

馮建吳，仁壽人，名振璋，字太虞，作印師吳倉石，得其渾樸，誠奇中可造才也，

游峨眉雜詩六首

蒼翠欲欲滿，兩山橫黛眉，雲霧避客路，蕭風散松枝，別洞雲封早，迴廊月到遲，靜觀多逸趣，畫出右丞詩，(其二)
避地入靈境，聞雲喜與俱，迎將來長老，洒掃集僧雛，寺處滋山芋，禪房撥火爐，烟殘

雖在塵，不復問榮枯，(其四)
砥足不知倦，探幽愜素襟，象池青轉列，龍洞碧潭深，木石如人狀，天風送梵音，名山僧占却，任我獨高吟，(其五)
曳杖下金頂，雲邊雨過後，天風吹浩蕩，山勢鬱崔嵬，磅礴轉橫壯，晴明粉本開，靈家名父子，遊展不同來，(其六)

挽某生

不堪回首望關河；賈生含憤；屈子與哀，悽悽七煎胸，想當此病榻呻吟，豈必橫侵由二豎！且試從頭數身世；飽業來游；一棺歸去，驚亡何慘目？倘此日魂魂漂渺，能無迸淚惜長

漢模先生，博學多才，而以對聯為最工，亦余所最佩服者也。聞先生書篋中積存聯稿，余嘗求而一一刊出，以餉閱者。
汪經志識

朝(夢寐之三)

朝，是這樣的才真快話，昨晚我在寢室裏輪臥看的時候，他很高興的跑來告訴我他今天

避離上地的情形，他說話帶着小孩般的語氣，和和藹的口吻，有時說到高興的地方，他簡直很調皮的撲在我身上。啊！這是多麼快活神靈的奇年！我對他真自愧，我羨慕他，很愛他——尤其是那藝術化的輕微的笑；但是在這裏不能使我悵惘悲哀引起了春夢般的往事，——暑假——生活多麼甜蜜的暑假！石火光中的暑假！

答莘客先生論詩的信(十) 碩槐

人生外面，必在外面，只爲錢錢、走在外面。

(二) 奴家生來命運淺，朝七家裏坐紡綿，別人丈夫多掙氣，奴的丈夫吸洋煙，

(三)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提籃籃，一提到那家門口，豌豆柳下燒酒，多喫盃，那裏有，打開後門看楊柳……

像這一類的我們承認他是詩麼。但是一定

要以自由名詩，一定不講東縛格律，我們說第一首爲四言詩，第二爲七言詩，第三爲新詩，你敢說不承認嗎？因爲既是自由就不能指責他任何種的不對了。所以去了格律束縛，一定會鬧出上列自由的笑話出來！

廿四史作者優劣論(四) 不偷生

嗟乎揚雄事新莽而不疑，其人品已卑無足取，雖著作傳身，侯芭師承立與，弗遑續也。劉向忌王鳳，僅託符璽吳異之記，著漢紀五行傳論奏之，成帝心識向忠，然終不能善王氏權，不特遺董仲舒詭錯之對策，足使人主立悟其非，且較賈誼策上治安，悲梁王以至於死，尤多慚色，是向雄之許遷，直一邱之貉耳，愚以爲諸門之筆可傳，其史不足徵也，然此略舉一端，發疑如此，得謂之良史乎，昔清高宗批通鑑及此云，以是編遷，不爲過當，然遷恨武帝深矣，其食史於武帝尙有美事乎，斯言也，誠誅心之論，司馬有知，當不以爲注也，按班孟堅九章屬文，長博羣籍，明帝奇其幼慧，以爲郎而與校祕書，續父彪所著漢書，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鴻才碩儒，其重其書，佛遷玄武司馬，帝嘗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傳論，△固撰傳其事，

隨筆之一 奴志

一個人的志願，經了幾番挫折，恐怕就要消滅？

不，孟夫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肌膚……」這幾句話可以安慰潦倒英雄的心嗎？可以興奮潦倒英雄的志願，誰不能？恐怕這是一個問題吧！

新秋 (夢痕之四) 胡逸

「密斯威傳，離事得了，十一點了，Y說大約我們這時候去看電影，人家都散了，你還在這裏死睡！」清涼的下着絲絲的細雨的一天，我剛醒的時候，她走來揭上我的牀帳，這樣的喊着，我只倦憊惺忪的望着她，打了一個很長的呵欠！神思非常恍惚，昏亂的惱，好像千百斤重的壓着，……她還是現着往天那調皮的樣子，用手抓着我的肩身，故意使我沒氣力的笑着……疲倦的我，累得不耐煩了，贊成了

Y女士和牠看電影去，唉！她何常知道我現在的悲傷呢！屋裏暫時幽默，剛纔的嬉笑聲，漂香的飄過着我的耳鼓，好像收音器一般；玻璃上微裂的小孔，透進細細的寒風，使我把被條緊緊的蓋着。「洞庭波兮木葉下，」這大慨秋之神已嫻嫻的來了！

有感 絕志

我好一株鮮花，不見有人澆水灌溉！只見暴風狂摧殘！急雨在陷害！

有感 若瑟

我知道了，

看他本來很用功，就輕輕打了他八下手心，阿
便氣得哇哇哭說！

回到家裏，舅舅早得了同學們報告，不
開青紅皂白，劈頭就罵阿慶在學館不用功，圖
虛，事負我養你一場，下次再這樣，我要將你
揪出去！阿慶聽了這嚴的訓話，又不敢辯解一
句，真是有冤無處訴！

金烏匿，玉兔升，一間小房子裏面，被月
光照得很清楚：床上睡着一個小孩。淚溼滿面
，閉着月亮靜靜的睡氣，此人大約就是阿慶吧

新秋

夢痕之四 妙逸

夜靜的更深，已布滿了空間，被夜征服着的
寒鴉，已不覺才歸了青碧的田間，向那深藍色
的古柏林中飛去，長聲中的喇叭聲，斷續的吹
起了月色，這時候的一切，都如暗圓而歸於沈
靜，才其是這小小的房子，一時的靜謐聲，特
別的幽亮，唧唧蟋蟀，好像那催眠的小曲，同
時更與人以無垠的感想，西北風一陣陣陣的，

讀書之

敲着那玻璃窗嘴的響着，陳媽剛才熬來的藥
，都冷了，還是不想吃那苦味的櫻什子；這
時的身體，好像火燒一般，出了一身冷汗，昏
眩的勾引起了昨夜的情緒——回家——分明的見着
我的母親，見着我的姊妹，但是可惡的秋風，
吹得窗外的芭蕉瑟瑟的響，又使我知道是在這
幽暗的牀上；殘餘的印象，還依稀的存在那時
惱怒，惟有那不平腦府指揮的無名之靈點點滴
比的直到了天亮，這時的眼還異常的乾燥，啊
，母親！親愛的母親！即是在一更裏，也不知
見過了多少遭，你的精神已大不比從前，你的
形貌異常的消瘦，你的面上總帶着憂慮的色彩
，一團團着你的如此，一見見着你也如此，可
是事實上每次的奉情，又常常寫着（平安無恙）
這四個字；也許你恐怕遠在五百里外孤單十六
歲的遊子擔心，抑或是真正的如信上寫的（平
安無恙）呢！

妙逸！你慈母愛子之心，描寫透了，我
佩服你；我與你同同情！——編者附識！

八大花會會長確定

（紹志戲作）

一日，八大花會會員在花園開緊急會議；
選舉會長！由梅花會員提議：「本個會員，各
處所長，雖公評議，確定誰為會長。」經過。
桃花會員發言：「我有鮮豔的面孔，應為
會長。」

李花會員發言：「不能！不能！面孔好只
能得雙料文學博士，無有得會長之資格，以我
之潔白心腸，始能充任會長。」

桂花會員發言：「凡是一個會，須有金錢
，方能辦得妥善。如此，我有黃金萬兩，會長
應屬於我。」

梅花會員發言：「雖有金錢，無有大不畏
之精神，亦屬罔然。我性傲寒，會長歸我。」
菊花會員發言：「我很清高，往還皆以隱
士，若舉我為會長，則聘請隱士為秘書，人才
兼濟，會務必有起色。」

蓮花會員發言：「會長一職，須品學兼
著始能充當。人稱我為君子，可謂有學，出汗
泥而不染，可謂有品，一表俱備，會長舉我，
誰曰不宜！」

蘭花會員發言：「我性沉靜，向為美人所
歡迎，若為會長，由此類推，必不致有人反對
。」

牡丹會員發言：「諸君所言，各有理由，
皆不正大，夫會長須請經驗宏富之人充任，始
能阻越，花中之王，我猶勝任，區區會長，可
思過！」

大會鼓掌，一致贊成，牡丹會員當選為會
長。

國慶聯

劉漢模先生撰

內訂勝侮奈誰何，甘散妙語，操國寶戈，
二十年虎踞龍拿，憤爭情爭，無說不憤爭，平

白白招招地，爲國命一搏，與梅、不果，是卵重之劫運。

多難興邦其此矣，補鳩皇天，填補衝海，雖萬難難，殺賊殺賊，大家齊殺賊，烈風踏破扶桑日，始信人必弗死，足慰我華族，則宗赫赫，威靈。

新秋

夢痕之四

女逸

母親！我這記得，記得前年的深秋我病了的時候，你怕慈愛的愛我，親身替我煎藥，替我理書箱——你曉得我不素是紅紫深的，況且現在是在病中，見了這這那那的書；春妹也把剛開了的菊花，插了來供我的書桌上，放了那本那本必多的書籍——紅樓夢左傳水滸史記——使那得開窗的翻閱，那時你病，在這中間，那書無形的沖滅了許多，因這對此名花，讀此夕者，其中所趣味，也不見尋有人能領會得；母親！我生牛世世敬愛的母親！你愛我如此的慈愛，我將如何報答你呢？春妹：親愛的春妹！我真不曉得如何對待你，才不負你愛我的偉心……；時鐘的響聲，停止了，我片斷

件事的遺憶；過去的事實，依舊如影隨形，印着，八房跳馬異食利害，頭微覺，點昏悶，已正指着手點了，還不自覺回來；街上二二際際約約的食品聲，耳漸由清香而歸於寂滅，好像故鄉那病臥的時候一樣，只是少了我所愛的母親和春妹。

答華客先生論詩的信十二

一定說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古體，近體；：這種一定字數的習思，一方面固一開創不使紛雜；一方面固是欲以少數的文字形體，來束縛，而其優美作品，可以包含，篇文的意義，因爲字少，深淺的文字，總能命之「詩」；反之，則不必是「詩」而是「文」了。這種經濟手段構成的文字，表面看來似乎束縛了無絲毫的自由，去淹沒性靈的毛病。但是細看，的確不單詩的束縛；是作者自己手段呆拙的束縛。據我的鄙見，作品的優劣，感人的深淺，俱非束縛與自由的區分；而是作者的天才厚薄區分。

病後隨記

若履

病中的生活，真是苦悶極了；作伴的是藥爐；代飯的是藥粉；足不能開戶；眼不能觀天；還要規規矩矩隔壁小孩的哭聲！

頭痛得正利害的一天早晨，鑑胖子來約我赴期會，明明白白的心想向他說我不能去了，却被二聲支配得不能則一聲，若不是七歲的幼妹告訴他我病了，他一定以爲我睡懶覺，又將醫藥不來的我！

現在病已將愈——飽強寫幾句：胡亂做一首新詩，這都要行九十哩鞠躬禮致謝給顯胖子之所賜；倘不是他醫道好，藥一到病就除，恐怕還不能動筆呢！

鵲問梅

若履

一株古梅開得很鮮豔，

喜鵲在枝上叫不休！

鵲問梅道：「你未何不笑？」

梅說：「我心中有隱憂！」

答華客先生論詩的信二六

若果沒有天才和學識，就是自由也不會寫出一句好詩來，我們翻閱過去的天才作品，任你如何束縛，由他管教手段的烘染，却無一點雕刻隨便極了！總尋不出絲毫束縛痕跡來，這何常是詩體的束縛呢？我們學人要於束縛中求求活動，去求自由，纔算是入桃源的境界；若果神自由中求自由，那有什麼趣味呢。好比武術中的一個「繩索跑」，要在極狹窄，極束縛的繩索自由活動纔算術；觀衆的測身越繩越場采，若是在平路平橋上自由活動，怎麼會算武術呢？怎麼會使觀衆喝彩呢！

由此可見貴賤優劣的種種證明，可見東洋
 不一定是應該廢棄，不一定應該反對，自由不
 一定是應該提倡，不一定應該成立了。然是什
 麼人們要維持舊貴，這便難呢？一方面長
 壽，一方面易潮流所趨，也許是中國人喜新厭
 舊的故性。譬如中國人初識一個朋友，見面時
 必定異常恭謹謙讓，到了數日以後，便漸漸的
 不客氣了，最終至於戲謔口角。又如新買一雙
 皮鞋，初時非常顧惜足不亂履，到了破舊時候
 不覺其泥是水也會不顧踏去，以至隨便拋棄，
 這種現象都是中國人喜新厭舊的個性。所以一
 見外洋的東西，不覺是好是歹便不顧命的去摹
 倣擬效。我常聽說：中國人為什麼肯犧牲多數
 金錢要買打火機而不用火柴呢？為什麼不喝大
 碗酒而要用外國文學呢？這都是好奇過新的表
 現了！

劉漢樓輓郭壽池聯

(按郭君任陸員人，前清時官西門員，生
 亦頗有事功，惜病於前上日山旬也！)
 及事仙佛化身，孤獨善逸，七尺風流，創
 舉異功，濟世淹憂仙天下，桂冠公孝，郭有遺
 舉滿寰中，善善功高，一氣為芝蘭蔚秀，桃
 李蔭森，壽日康強信罕備，即今日轉壽遐飛，
 丁令結廬應廣凡，論及經濟文章，定著賢名充
 獨壯，
 我輩國家痛哭，倭寇鳴號，青華髮指，抗
 擊誅賊，宗忠節三呼痛河，仗義接棄，為神達
 矢志填海，九邊風雨急，遠坐致一履公崩，老
 虎憤死，邦之殄瘁誰咎，縱使好江山一恙，
 屈子魂猶依故土，遠到清靈輒韻，寧堪回首憶
 開元，

送不偷生先老生東下

壯哉不偷生！
 憤日太殘橫，
 時屈嚴寒猶東行，
 只為請願討日人！
 年將耳順勇長苦，
 豪勇不亞廉將軍！
 隨行送君白話詩，
 助君聲威戰必贏！

我愛小妹妹

小妹妹，
 我愛你！
 誠實不虛假；
 從未說謊話。

小妹妹，

我愛你！
 天真多爛漫；
 勤快讀書文。

感懷

木落雁南飛，
 山民盡授衣；
 寄言久游子，
 於今歸不歸？

連雅谷君經營書業有年兼
 執教鞭於教會學校今年
 五十雙壽為其長郎完婚
 擬聯賀之

昌文化事業身博愛精神齊眉福壽有自承歷
 大衍修齡應平分二百年春色
 信極整增輝風鸞舞彩快意姻緣無限好歌
 合歡 曲莫辜負三千界韶華

答華客先生論詩的債二七 碩槐

俗語說：「一好百好，」一不好百不好，所以無論其人如何卑鄙下流，如何趨勢專橫，只要做了官，發了財，一定有人說他的好。分明他是頭腦粗笨，頑固頑頂，偏要替牠原諒說他是福氣，且忠厚。現代西國文化所長於中國者：不遇普通商人利器，善用侵略手段，善造奢侈用品……而已。至於文學道德，任何人也難稱其中國的優長。然而中國人偏要拋棄自己的優美，去學外國的趨勢專橫什麼呢？就是以為「外國一好百好，中國一不好百不好，」

你又說：「我們真要以現代的作風不好，便因循舊習，根本抹殺……」你這種調子是以前不肖神片而狹小初學作者所學，早要將根本請出來比對的深思。可是新詩的根本是誰呢，這個根本我確實不知從何覓覓，大約就是外國文字與本國負盛名的文學家吧？或者尋的，那末很可以作負盛名的作者和它的祖宗！外國一抄寫一篇出來，即足以證明根本的優劣了！

騎士的死

—— 繁編譯 ——
傳神終於去了！
我們聽得這般靜，我們聽得這般靜！

我們聽得死的所在。
是寒冷冷的吹過，
地才呀！我們再喝一杯，在死之前。
你們呀，春天的草，你們是這般的綠，
不臭，你們將玫瑰似的紅了，我想，
我們的血要供給你們以染料！
我喝第一杯酒，手握了刀，
爲他，爲祖國而死的人喝這一杯！
現在很快的喝第二杯。
這非爲自由而喝，
那時自由的敵人們是要逃了！
噢，大地，我們的希望與信仰！
我們聽其餘的對你而喝乾，
聽到了最後的一息。
我愛！—— 暖，杯空了！
鐘子鳴了，騎者喊了，
沒有時候再去唱酒唱歌了！
來，碎杯將去了我的愛——
衝鋒！向敵去！沒有比這般的死更快樂的
了！

我想之種種

—— 紹志 ——

我想日本此次無故出兵佔我領土，老先生不偷生猶且東下賄賂；我輩青年反轉落後！寧不愧死！

我想一個人祇要有一長處，無不受人之羨慕者。如像錢兄之肥胖，始而我想如他，有健全之精神，方好做一番相當事業；繼而與承君贊不絕於口，只嘆實際上不可能。

我想在深山之中，起一座茅屋，每日讀讀書，寫寫字，或者釣釣魚，醉吐酒，如此生活，了此一生，於願足矣。

我想最氣人的事，就是：「高山九轍，功虧一簣！」
我想你擅長那種，必有那種對手，如像孟夫子善辯，就有一淳于髡善辯；周瑜善戰，就有一孔明善戰。

己已讀書錄

胡逸

○考書自秦火後，斷簡殘編，理無完璧；漢興，崇尚儒道，力搜典籍，一二儒生，出新著以數世名者有之，盡已見以逸厚賞者有之，班孟堅所謂「以追時好而取世資」良非過論；金匱石室之藏，所以備著林立者，蓋因於此！人謂四部圖書浩如烟海，徒使人望洋興歎；但除正確者外，足以代表時代精神者幾何？彼疑讀於萬卷者，無不賞力，無判別眼光，至爲書蔽，以兀兀窮年者，彼日博學，吾實謂之爲書蠹，是可哀也，惜抱姚氏謂讀書如入市，皆哉斯言！
長壽李清爾詞教關：清辭麗句，人人道絕，至若言外餘音，惟知者能知！
某君言伊方學石谷時，見沈石田筆帳歸囊之，以爲不過小子讀瑣；及學成，始知石田之

象，高出石谷之上，可知歷代古人墨蹟，良非易事，非具充沛之筆力不為功，是以近人論書，祇知虞趙之功，而不知華山碑遷碑，實超乎其真真也。

若習字徒以丁亥為目的，字何貴乎習！

望

茗齋

望見了遠處的青山，
山上松柏參天；
天濤白雲明如月；
月宮殿內有神仙！

別

胡逸

清江一曲雨濛濛，
白荻紅楓夕照中；
半幅秋帆載秋去，
啼嗷愁殺可憐蟲！

答莘客先生論詩的信二八 碩桃

這首詩是負了盛名的鄭振鐸先生譯出的外

國詩，不說說他不是新詩的幹手，大約就是你說的「根本」吧？但是此詩的人生觀，宇宙觀，社會，政治……何如呢？我並不敢大膽評判優劣。還可以再寫一首人人都知道的老骨董在下面作一個比較！

漳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兩首詩的意義內容是差不多的，一篇二百餘字，一篇二十餘字，對於文字的經濟已彼此相懸一倍，至於孰優孰劣我也不敢妄肆批評，請大家給他一個公平的判斷罷！

不知不覺的寫了許多話，我很知道是不合潮流的古代衣冠，一定要受人排斥，而必高呼以「打倒腐化份子，打倒文化障礙……」這些口號，以暴我之不合潮流已非一日，早已成了不白自倒的偶像了，你作怎麼想呢？

至於我對於舊新詩的意見，已於「答不偷牛先生之小道話」及「新舊詩流評」說了很多，請你參閱後再指導我。

劍外紀程

石靈寄自廣元

民國二十年八月初五日，自成都起行，二十里天洞鎮，唐元宗沉跡，經此故名，二十里新都縣，未至城之一二里，已聞湖中桂花香矣，惜以趕程，未及遊觀，沿途馬路，泥濘不堪，想汽車難行，必多苦惱，橋梁亦朽敗，十五里道旁有石柱二，係東漢刺史王稚子闕，又二里唐家寺，古彌牟鎮也，場後有孔明入陣圖，曾不及往，三里過清白江，至向陽場，入漢州界，道旁馬位墓，五里昭化鎮，五里燒炭橋，十里石橋橋，十里漢州宿，入城戲園正演，電燈齊備，市政頗為整潔，是日晴，

八月初六日行，出城一里，過金雁橋，距城不遠，有嚴君平賣卜處，十九里漢鎮，過后亭河，白沙漫漫，蘆荻蕭蕭，一片蒼涼，不覺歸隱之想，十里大渡橋，相冷落，二十里德興鎮，街道尚稱繁盛，新修公園未往，出城五

里，道旁小埠，有碑題曰東漢益州別駕秦公志故里，古三翁亭在此，有秦公祠，極小僅屋一間，已就荒矣，過鎮人橋，有邱真人殿，樞密，真人名清秀，陝西人，康熙時入蜀，雍正得道，顯靈神速，五里牛耳鎮，十三黃許鎮，市場甚大，街道整齊，本漢綿竹所，諸葛瞻戰死處也，鎮北里許，有漢上庸長碑，不及觀，光緒九年，邑令吳鼎，登碑封閉，當石開鑿之，別刻上庸長三字於橋口，出鎮過綿陽河，重長安司令新建一長木橋，便通汽車，乾沙無水，過河橋不壞，蔗林甚茂，係沙土，馬路平坦可愛，五里林鎮鎮，四里廣濟橋，入羅江界，入里白馬關，即步龍頭關，上有麻靖侯廟，柏樹環繞，遠望如垣牆，廟之第二殿後，即靖侯墓，為八角形，今歲為雨圮其一角，守廟只一僧，聞正月游人多，香火盛，出廟下坡，坡平有柏數株，有土塚，號為血塚，為靖侯中箭處也，八里至羅江城宿，自前年經救匪後，秩序現已回復矣，是日晴，

○ 胡逸
○ 已讀書錄

○ 胡逸

- (一) 拘泥於古，或拘泥於俗；(二) 不明文字之變遷及歷史；(三) 先存畏懼心；
- 吾人執筆，當思最大目的，在發揚個性，苟明其義，即任意揮灑，亦無不可，今人在執筆之先，即計劃吾書此字當如何取悅於人；(此是初學書畫者之通病，當力戒之)；吾未見其有成也！
- (四) 無運筆力，不知取舍；(五) 孤陋寡聞，
- 揚子雲曰：觀千劍然後能劍，觀千賦然後能賦，故學者當力搜古人真蹟，朝夕臨摹，慎勿死守一家也！
- (六) 腕力薄弱，運筆牽強；(七) 用具不良，用具不良，每使人掃興；即揀有好文具，當知收藏；
- (一) 書後須須洗滌清潔，勿使有宿垢；(二) 紙

胡逸

須深藏篋笈，無為風日所侵；(三) 伴墨者使塵垢集其上；須配古人惜墨如金之語；(四) 書後須須洗滌，無損毫釐；(五) 案上須整潔，勿開他物其間，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其大概也，

放翁晚年詩詞，即愈移情，溫柔敦厚之氣，溢於言表余雅愛讀之，

自由之神，謝謝你！

紹志

- 我感謝自由之神，
- 給我仙水之寶瓶；
- 用水洗滌人間塵情；
- 用水喚醒人間迷魂！
- ○ ○
- 用水喚醒人間迷魂；
- 用水洗滌人間塵情；
- 給我仙水之寶瓶；
- 我感謝自由之神！

○ 胡逸
○ 已讀書錄

胡逸

諸子之文，漢魏六朝之書，唐之時，元之戲劇，清之小說，古今之畫，盡美於斯矣！

吾人於書畫之時，當體設古今，心無俗念，當存畫無古人後無來者，世界之大，只有吾身之心思，則信筆揮毫，俱成妙諦矣！方得箇中真趣！

清石濤山水，逸趣橫生，大有雲林之風，近人金陵湖枕冬閣畫師論理簡當，開畫師古人，師造化；此尤不滅之言！

中國建國於魏晉時，方受宗教影響，

晉國海關一百萬員委封家一正可謂今寫照

嗟乎！一堆黃土，白骨青燐，彼時能生一靈，嗚呼！耶？苦海茫茫，宜早回頭為是！

遊：是耶非耶

若果！

小小屋裏，數榻橫陳；煙霧瀰漫，對不見人，此固一文明休息所也，中有一衣黑制服者，橫臥榻上，正二根其腿吞雲吐霧之際，坐其旁之另一衣黑制服者忽向之嘆曰：「吸煙之樂，從此已矣！子不聞局長將考驗我輩乎？」

睡者曰：「何慮焉，局長在，我辦公；局長去，我亦去，售店為我輩安樂窩，縱局長與我輩，亦真可如何也！」

坐者曰：「子何曠之甚耶！售店已奉局長諭：如有敢留我輩吸煙者，必受重罰。子計安在？」

睡者曰：「汝言真否？」

坐者曰：「真。」

睡者曰：「涕淚雙流，面坐者亦隨噓不止。旁有一老者出言曰：「爾輩休然！我有計在；他日易便衣而出與得矣。」

一坐者睡者聞之狂喜極，皆再拜以謝老者。

劍外紀程

(石壺寄自廣元)

八月初七日，由羅江出城，平曠阡陌，遙望濠塘如畫，河塘清淺，村塢水車引注，其聲清脆，二十里至二井鋪，又一里大井鋪，十五里金山鋪，道旁有明季雜劇貞女王氏墓，市場繁盛，十甲雜糧鋪，入綿州界，二十里身魚鋪，十五里石橋鋪，七里偏堆山。綿州廣闊，多山小嶺，運至此處絕陸，入里綿州，須過河，河橋皆石灰鋪，河堤新修公園，有綠草，劍尚未完備，宿北門家店，街道整齊，綿州本兩漢涪縣，隋唐綿州，王寶中曰巴而郡。涪水源出松潘，下流入嘉陵江，古統謂之內水也，此水經州左，或稱州右左綿，乾隆五年，知州劉印全，督築新城，城甫竣，兩敵匪大至，百姓賴以獲免，六年復遭舊治，故今有老綿州之稱，縣內有六一堂，歐陽公父會州推官，文忠實

生於此，百里內外，皆矮山圍抱，州城居於平原，甚開曠也，是日晴，

答不偷生先生之公道話(一)

(碩槐)

先生連篇累牘欲息雙方之爭訟，爾爾源源流一謂自可悟為長者，予小子何敢妄言高論以當大雅之門。良以中國文學隨落變遷，靡有無疾而終之慨，是以絮叨喋喋反覆贅言，非僅為詩之新舊，實別有心腸欲吐也，讀國民報本月十八日陳子麟君唱雪齋詩文集序中段云「矧今瓦缶雷鳴，邪說騰起，不韻利語，白話怪篇，似詩非詩，賊道寧德，設非一二有志之士，倡平和汝，力挽狂瀾，吾恐圖書種子，殆難免於嗚呼橫合中矣，可不懼哉，一僕之意即陳君所云力挽狂瀾之實也，

賞菊後

汪紹志

賞菊的菊花盛開，
依然或黃或白；
愛菊的人啊！
來甚麼不見嘞？
○ ○ ○
有酒當醉；有菊當賞，
光陰——自己須愛惜！
不然，如逝水般過去了，
一切往何處尋覓！

劍外紀程

石壺寄自廣元

八月初八日行，出北門，過綿江渡，依岩有佛閣，風景可觀，如芙蓉溪。——水色渾渾，溪前有山曰富樂，相傳劉先主入蜀至此與龐統置酒作樂處，二十里旌香鋪，十二里莊家鋪，十里沈香鋪，即杜宇遺蹟，鄭公之墓清也

，十三里桐花鋪，十二里魏城鋪，遙望集，甚熱鬧，街只一條，州判署改為公安局，宿，是日晴，夜大雨，

八月初九日行，十七里宜化鋪，場外有橋，橋不寬，有澄潭，多巨魚，長四五尺，兩有及丈，不常見，過客投橋頭兩花生果，或麥餅餅之，餅出饅饅口爭，類似草堂所見，今歲七月十一日，有七里舖向姓子，因被父呵責，憤奔投水，父追不及，屢酒看，拾得衣褲，則已死，哀而去，侵晨汲者來，見子坐水裡，喘息，驚詢之，言投水，只見三窟放金魚，有物憑焉，負我出也，土人神之，為立祠神龕，亦異聞也，八里羅漢場，入梓潼界，羅漢廟牛鋪，十里板橋，十八里通長鄉山，舊名神山，唐玄宗幸蜀，以山有司馬相如讀書窟，因改名，下有漢士李業祠，墓在山上，漢侍御鹿奉公之闕字在祠內，尙完好，渡潼江，不幾寬濶，翼以石開，橋長十餘洞，遠觀如畫，二里梓潼縣，宿，是日晴。

○ 胡逸

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奴田耳；德何不烟烟而
... 胡逸

○ 胡逸
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奴田耳；德何不烟烟而
... 胡逸

○ 胡逸

○ 胡逸
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奴田耳；德何不烟烟而
... 胡逸

○ 胡逸

而必知其不可也，而先生未解其理，其理固
... 胡逸

○ 胡逸

○ 胡逸
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奴田耳；德何不烟烟而
... 胡逸

○ 胡逸

○ 胡逸
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奴田耳；德何不烟烟而
... 胡逸

○ 胡逸

○ 胡逸
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奴田耳；德何不烟烟而
... 胡逸

○ 胡逸

○ 胡逸
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奴田耳；德何不烟烟而
... 胡逸

○ 胡逸

而必知其不可也，而先生未解其理，其理固
... 胡逸

○ 胡逸

○ 胡逸
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奴田耳；德何不烟烟而
... 胡逸

○ 胡逸

○ 胡逸
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奴田耳；德何不烟烟而
... 胡逸

○ 胡逸

○ 胡逸
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奴田耳；德何不烟烟而
... 胡逸

○ 胡逸

○ 胡逸
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奴田耳；德何不烟烟而
... 胡逸

石坊，碑誌平水國字，又有禮殿亭，古樹環繞，頗幽靜。五里下山，文昌帝君成化之所，山中柏樹蒼翠，蔭翳蔥蘢，蔽虧日月，上建文昌殿，門有大扁，題曰帝鄉，伴有柱聯殿，丹桂二株，花蕊繽紛矣，神像依稀，高丈餘，其上爲靈龕，天盤殿，不顯之左右壁有洞，高約三尺，闊約二尺餘，俗傳通華山，外然龍聖帝騎白馬像，下俯開張，新建一亭以蓋於之，曰雨亭，田廬滿街，價上山，右無陀石，石圓如磨，出土三尺許，寬七八尺，再上爲廟臺，覆以亭，中設榻，間有人垂此片夢，合側有香柏，口橋，高丈餘，作片石形，狀立有致，壁以石開，華人推舉，即昔有思疾者，以木屑和糞塗，有效，求者塗來，因謬焉，山下九曲水也，然細考之，蜿蜒九曲而口哉，二十里上亭舖，是處新理瑣碎，明泉幸獨，兩夜兩鈴聲處，命師製曲也，瀟灑北望，劍門壁山，眼歷在目，子區時海上尖山似劍芒此亦似之美，下里入劍州界，十五里漢武舖，十里

五丁了，十里下山，度積水入武運驛宿，場後數百步，有萬苑寺，唐時古刹，現有殿二重，山門亦朽而隘，右顏魯公書追遙樓三字，石碑，是日晴。

遊
是耶非耶
丁慶投

周某向李某曰：「若兄年屆弱冠，將使何職？」
李某答曰：「進學於平，學生實乎？」

周某曰：「敢問何故？」
李某曰：「學校畢業，縱使學問有成，謀

重難如登天，幸而得願，月薪則不可言，學牛還滿餘債，謀事難於容易，其苦亦相若也！」

周某曰：「子計矣任？」
李某曰：「吾將學醫，醫道一或，懸壺應

世，二吹牛，三拍馬，儂，贈送匾額，車馬頓，夜門，收入遂漸增加，年之終，月可得大洋二四五百元。若日尋人歡迎，濟高極矣，汝若不信，請往名醫處調查可也。」

周某唯唯！

劍外紀程
石壺寄自廣元

八月十一日出舖上武侯坡，相傳侯普慈兵於此，五里至坡頂，路亦不陡，頂有侯祠，門扁丞相祠堂四字，係一女筆，頗道勁，又有李希勳世修碑，自武侯坡起至七盤關止，共四百餘里，十五里至泉舖，二十里柳溝舖，亦名柳池，十二里書臺，宋賈文叔家讀書處，入甲涼山舖，十里清涼橋，十里普翠山，至劍州宿州，城居四山之窪，屋宇聯階，令人有學井觀天之歎，沿途古柏甚多，大可數人抱，夾道森立，多係甲宗時物，甲正德時知州李壁殆補補耶，顯顯照牌，此爲官物，歷任須移置，是日晴。

南歌子
「秋重」 和逸

浪漫非關醉，閑愁總自來；阿儂底底減腰

肢，等是更無清淚灑東籬！好夢難留任，傷情最易悲；那堪回首畫眉時，却道綿綿幽恨，強難支！

答不偷先生之公道話 頌槐 (四)

新詩之興，非創於中國，實上溯於西國詩歌，漸漸漸慣，習染而成，故其句讀或短或長，其文詞忽明忽暗，採歐州之用語與形式，用中國之文字與語言，而其題材句法，布局謀篇，純借鑑於西國詩歌也，中國文學，始則受其影響，繼則被其侵略，現今之所侵略者，固僅及於題材形式，而將來之影響則實有不可思議者也，夫形式不已，必及肌肉，肌肉不已，必及胸腹，胸腹不已，必及骨髓，始則亡其文字，再則亡其語言，更進而亡其神髓，故時之爭議，驟視之似僅新舊之差，深思之則有利害之重，猶糠必至及米，入門必至升堂，關係乎國家之強弱，種族之存亡，可不懼哉，可不

學說，

歐洲文化不可謂其長，亦不可謂其短，吾人求學歐美之習，欲一取寸長，補所尺短，非必完全，其意原係語言文字術之搬進中國也。吾人之習英文者，吾欲抄其理，取其書，取其學也，探其理可也，取其書可也，取其學可也，習其文也。然必易吾國之風俗，改吾國之文學，棄吾國之語言者何耶。對外國人語英文可也，對國人以英文書可也，然而稱人曰「米斯特」者，書必宜楷行字者又何耶。是吾國人自親口，授人以柄，不特人之傳譯而自侵略之，不特人之亡而而自亡之，乃又嗚呼打倒帝國主義之口號，實行無難處者之標語，其倒戈自侵之口誦，振起民衆精神之深意，此吾愛國之青年乎？

明想

紹志

池中蓮花開並蒂；

讀書之

癡郎貪玩猶不歸，
晚夢難羅索睡，
冷靜兮，絕難寐！
何況雨聲聲佛佛，
孤舟伴我，更增淒涼味！

已讀書錄

胡適

「吟風贈月，佳境難常，玩水游山，勞人且倦。萬不得已而事其情於名花，寄其情於時鳥；意固凡淨，得一適情之物而情注之，遇一多情之人而情注之；一嗟乎，余之所以戀戀于彼者，不啻無因，蓋有難言之隱也！世界進化，與人相戰爭或正此例，嗟乎，會噴癡愛吾牛將何日能辭絕之！平民文學較之貴族，其如詩歌僅周代民間之歌謠，但今在文學、歷史、關係乎偉大。

劍外細程

石靈寺自廣元

八月十二日黎明即行，是日須趕程，出城過開溪橋，上山踏山出沒雲氣中，或露頂，或露腰，一片微瀾，黃山雲海，想亦若是也，二十里抄手舖，十里石洞溝，十里漢源坡，古之漢源驛也，出驛古柏尤多，十二里天生橋，非橋也，蓋兩山相接處山脊隆起若堤，寬丈許，頗似平橋，因得名，三里青樹子，十里劍門驛，北里許有石坊，題美大將軍坊，又有坊題遠志孤忠，果勇侯稱芳書，五里劍門關，兩岩中間如門，關有閣，未到關之際，人行兩山夾隙中，如巫峽之一線天也，巖壁皆碎石凝結，不任鑿擊，遍訪無題字，亦在關之域也，下山十里誌公寺，聚時誌公脫化於此，寺久廢，十里七里坡，由此關劍門如畫，于美狀以天下壯，傳矣，十里入昭化界，五里下架神溝，十

里樹大木茂，未至大木茂數里，兩山延延如城，下有隘路，水草蕭蕭，經此時當勞晚，不寒而栗，有雲頂山，在其側巒峯羅列，陶文毅稱為似畫中九華，上有佛刹，每年正月，香火甚旺，鋪三峯佛座下有泉，終歲不涸，是日所經，無外盤桓於茲山之左右也，午間在山梁遇大雨，諸泉齊發，雨聲泉聲雜鳴於吾之笥與聞，目所歷無非雨氣雲氣相和也，有頃復明，

八月十三日行，十里竹丁子，即唐明皇所封之白術嶺，顯李矯食才子處也，十里上觀龍，五里牛道溝，七里天雄關，即段明關，關在牛頭山，俯瞰嘉陵白水二江如束帶，上有關帝廟，神嵌巖壁謀基勇公阿桂平定金川紀功碑，出關路險峻，其陡，七里涼亭子，八里昭化驛，城外經過丁公祠，蓋文誠大父疏業公，名必榮，曾任斯邑，文誠督川，裁撤夫馬，轉於昭化捐軍金，置田代價，以免此累，國威先志

中國文化遺種也，其優劣之差別，前次言之已詳，故僕絕筆不作，非不能作，實不敢作也，不敢作者以其關係于吾國文字語言之存亡故也，雖年初學即涉新詩之涯，及讀吾國古人名作，自知淺薄粗陋，離去深沉雄厚之旨甚遠，在試寫自作自詩體一首於下，其優劣就甚自可見矣。

羅素英人也，然亦自謂彼國文化為罪惡，

而非進步，讀其文攝其意其似慕吾國之道德文化已可見其傾心之矣，外人對學之惟恐不或，吾人則棄之惟恐不速，而文學雖自白之自賤之，又從而更之改之，以揖盜入，此豈真具有絲毫之民族性乎，僕謂之為故好新奇，點金成鐵者，非過言高論也。

新詩者以中國之骨髓飾外國之皮毛，即英文詩之改頭換面也，故作新詩，實作英文詩，作英文詩不啻自亡文字，自亡語言，自亡國亡

死了的傷兵

軍士！

悲悲？是喜？是樂？是愁？

為誰流血？

為誰奮鬥？

○ ○ ○ ○ ○ ○ ○

你希望的凱歌高唱，你希望的衣錦還鄉，你今得到不？

而今完全給你的希望，

你能否起來消受！

○ ○ ○ ○ ○ ○ ○

答不倫生先生之公道話

(六) 碩槐

我前是恨你，現在是憐你，

恨你時不離侵犯，憐你時不離分憂！

我們素不相識的朋友，

也為你未語淚先流。

○ ○ ○ ○ ○ ○ ○

軍士！

你有母親麼？你有妻子麼？

若還也和我一樣的有，她們夢裏一定也望

着你的歸舟。

軍士呵！

你知道否？

○ ○ ○ ○ ○ ○ ○

何處是你的家鄉？

你的家鄉是向那邊走？

我願是個願者，

願可以為你作書郵。

新詩作成之後，自唱自詠，驚賞為奇，既句於是搔首擷華，無所措手又讀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閨中夢裏人」之句於是搔首擷華，無所措手又讀

「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則二詩實不啻一筆用古戰場文，使從戎者讀之而不唱一淚者必非人也，其感人之深，其用意之懇切，以顯拙作，自應退避愧死，於是益知新舊之優劣而不致復作也，

不使屢言屢辭之意，即如前篇所述，是耶，非耶，優耶，劣耶，門戶耶，黨派耶，敢再置諸先生，不審又以為何如

告別

——汪佩志——

我的初意：打算將智過卷五編完後，再行改版式，繼續格外努力，以達投稿者及讀者愛護之雅意。

不料卷四甫編畢，我有要事，必需離開或

……
……更有敢捨筆硯，與讀者投繯者告別了
了。在……後，我應當十二萬分致謝在本欄幫
忙的……這……不偷生……君。
別了！別了！到達我的目的地後，若有閑
暇的時間，我還要厚加臉皮將筆硯重擺出來，
寫幾篇拙稿寄給本報，與讀者諸君見面囉！

